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一百六十五

史部

資治通鑑卷一百七十九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隋紀三

起上章泥灘盡昭陽大淵獻凡四年

高祖文皇帝中

開皇二十年春二月熙州人李英林反

隋志同安郡梁置豫州後改晉

州後齊改江州陳復曰晉州開皇初曰熙州因晉熙郡名州也

三月辛卯以揚州總管

司馬河內張衡為行軍總管

隋制總管府置長史司馬河內郡置懷州 帥步

騎五萬討平之

帥讀曰率
騎奇寄翻

賀若弼復坐事下獄

若人者翻

復扶又翻
下退嫁翻

上數之曰

數所具翻
又所主翻

公有三太猛嫉妬心太

猛自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太猛既而釋之它日上謂

侍臣曰弼將伐陳謂高頴曰陳叔寶可平也不作高鳥

盡良弓藏邪

頴居永翻下同范蠡告大夫
種嘗有是言邪音耶下同

頴云必不然

及平陳遽索內史又索僕射

索山客翻
射寅謝翻

我語頴曰

語牛倨翻

下功臣正宜授勳官

隋置上柱國至帥都
督凡十一等為勳官

不可預朝政

朝直
遙翻

弼後語頴皇太子於已出口入耳無所不盡公終

久何必不得弼力何脉脉邪

脉脉有言不得吐之意

意圖廣陵又

圖荊州皆作亂之地意終不改也

夏四月壬戌突厥

達頭可汗犯塞

厥九勿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塞

詔命晉王廣楊素出靈

武道

即靈州道

漢王諒史萬歲出馬邑道

即朔州道

以擊之長孫

晟帥降人為秦州行軍總管

天水郡置秦州長知兩翻晟承正翻帥讀曰率降戶

江翻受晉王節度晟以突厥飲泉易可行毒

易以翻

因取諸

藥毒水上流突厥人畜飲之多死于是大驚曰天雨惡

水

雨于具翻

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斬首千餘級

考異曰煬帝

紀曰出靈武無虜而還突厥傳曰晉王出靈州達頭遁逃而去晟傳曰達頭與王相抗蓋達頭聞王來而遁晟將兵從別道與達頭相遇耳

史萬歲出塞至大斤山與虜相遇達頭

遣使問隋將為誰候騎報史萬歲也突厥復問得非敦

煌戍卒乎

史萬歲戍敦煌事見一百七十五卷陳長城公至德元年使疏吏翻下同將即亮翻騎奇

寄翻復扶又翻下同敦徒門翻

候騎曰是也達頭懼而引去萬歲馳追

百餘里縱擊大破之斬數千級逐北入磧數百里虜遠

遁而還

磧七迹翻下同還從宣翻又如字考異曰帝紀十九年六月史萬歲破破賊據本傳在今年紀

誤也按破賊當作破達頭

詔遣長孫晟復還大利城安撫新附達頭

復遣其弟子侯利伐從磧東攻啓民上又發兵助啓民

守要路侯利伐退走入磧啓民上表陳謝曰大隋聖人

可汗憐養百姓如天無不覆上時掌翻地無不載染干

如枯木更葉枯骨更肉千世萬世常為大隋典羊馬也

為于偽翻帝又遣趙仲卿為啓民築金河定襄二城隋志榆林郡金

河縣隋初置榆闕總管定襄即雲內縣之恒安鎮秦孝王俊久疾未能起遣

使奉表陳謝上謂其使者曰我戮力創茲大業作訓垂

範庶臣下守之汝為吾子而欲敗之使疏吏翻不知何

以責汝俊慙怖

怖普布翻

疾遂篤乃復拜俊上柱國六月丁

丑俊薨

帝五子獨俊病死耳

上哭之數聲而止俊所為侈麗之物

悉命焚之王府僚佐請立碑

隋親王置師友文學長吏司馬諮議參軍掾屬主簿

錄事功曹記室戶倉兵等曹騎兵城局等參軍東西閤祭酒參軍事法田水鎧士等曹行參軍行參軍長兼行參軍典籤等釋名碑者葬時所設臣子追述君父之功以書其上初學記碑悲也所以上往事也

上曰

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為若子孫不能保家徒

與人作鎮石耳

鎮之人翻壁也

俊子浩崔妃所生也庶子曰湛

羣臣希旨奏漢之栗姬子榮郭后子彊皆隨母廢

栗姬子榮

事見十六卷漢景帝六年七年郭后子彊事見四十三卷漢光武建武十七年十九年斯二事者二帝之失也

可以為法乎

今秦王二子母皆有罪不合承嗣上從之以秦

國官為喪主 初上使太子勇參決軍國政事時有損

益上皆納之勇性寬厚率意任情無矯飾之行

行下孟翻

上

性節儉勇嘗文飾蜀鎧

蜀鎧蜀人所作也蜀人工巧所作鎧甲已精麗而勇又文飾之

上見而不悅戒之曰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而能久長

者汝為儲后

后君也儲后猶言儲君也好呼到翻

當以儉約為先乃能奉

承宗廟吾昔日衣服各留一物時復觀之以自警言戒恐

汝以今日皇太子之心忘昔時之事故賜汝以我舊所

帶刀一枚并菹醬一合

淹菜為菹醬醢也肉醬豉醬皆謂之醢又菜菹謂之醬內則芥

醬

汝昔作上士時常所食也

謂勇仕周時

若存記前事應知

我心後遇冬至百官皆詣勇勇張樂受賀上知之問朝

臣曰近聞至日內外百官相帥朝東宮此何禮也太常

少卿辛亶對曰於東宮乃賀也不得言朝

朝直遙翻帥讀曰率少始

照翻上曰賀者正可三數十人隨情各去何乃有司徵召

一時普集太子法服設樂以待之可乎

隋制太子袞冕垂白珠九旒青

續充耳犀弁玄衣纁裳衣山龍華蟲火宗彝五章裳藻
粉米黼黻四章織成為之白紗內單黼領青標襖裾革
帶金鉤鐙大帶素帶不朱裏亦紕以朱綠鞞隨裳色火
山二章玉具釵火珠鏤首瑜玉雙珮朱組雙大綬四采
赤白縹紺純朱質長一丈八尺三百二十首廣九寸小
雙綬長二尺六寸色同大綬而首半之間施二玉環朱
鞞赤舄以金飾襪彼小翻襖離免翻鏤丑例翻又彼列
翻紕頻彌翻鏤紕招翻綬音受縹匹沼翻純之尹翻長
直亮翻廣

苦曠翻

因下詔曰禮有等差君臣不雜皇太子雖居

上嗣義兼臣子而諸方岳正冬朝賀任土作貢別上東

宮

別上時
掌翻

事非典則宜悉停斷

斷丁
管翻

自是恩寵始衰漸

生猜阻勇多內寵昭訓雲氏尤幸

姓苑雲姓縉雲氏之
後又魏書官氏志達

宥氏後改雲氏此其後也

其妃元氏無寵遇心疾二日而薨

元妃薨見一百

七十七卷

獨孤后意有佗故甚責望勇自是雲昭訓專

內政生長寧王儼平原王裕安成王筠高良娣生安平

王嶷襄城王恪王良媛生高陽王該建安王韶成姬生

潁川王暉

娣音弟嶷魚力翻媛于眷翻暉居永翻

後宮生孝實孝範后彌

不平頗遣人伺察求勇過惡晉王廣彌自矯飾唯與蕭

妃居處

伺相吏翻處昌呂翻

後庭有子皆不育后由是數稱廣賢

數所角翻

大臣用事者廣皆傾心與交

謂楊素等

上及后每遣左

右至廣所無貴賤廣必與蕭妃迎門接引為設美饌

為于

偽翻饌士戀翻說文具食也

申以厚禮

申重也

婢僕往來者無不稱其

仁孝上與后嘗幸其第廣悉屏匿美姬於別室

屏必翻

唯

留老醜者衣以縵綵

衣於既翻縵莫半翻繒無文者也

給事左右屏帳

改用縑素故絕樂器之絃不令拂去塵埃

去羌呂翻

上見之

以為不好聲色還宮以語侍臣

好呼到翻語牛倨翻

意甚喜侍臣

皆稱慶由是愛之特異諸子上密令善相者來和

相息亮翻

徧視諸子對曰晉王眉上雙骨隆起貴不可言上又問

上儀同三司韋鼎我諸兒誰得嗣位對曰至尊皇后所

最愛者當與之非臣敢預知也

來和韋鼎皆識帝於潛躍故尤信之

上笑

曰卿不肖顯言邪

邪音耶

晉王廣美姿儀性敏慧沈深嚴

重

沈持林翻

好學善屬文

好呼到翻屬之欲翻

敬接朝士禮極卑屈由

是聲名籍甚

言聲名狼籍甚盛朝直遙翻下同

冠於諸王

冠古玩翻

廣為揚

州摠管入朝將還鎮入宮辭后伏地流涕后亦泣然泣

下

泣戶畎翻

廣曰臣性識愚下常守平生昆弟之意不知何

罪失愛東宮恒蓄盛怒欲加屠陷

恒戶登翻

每恐讒譖生於

投杼

用曾參母子事

鳩毒遇於杯勺

杯勺皆飲器周禮梓人為飲器勺一升勺市若翻

是以勤憂積念懼履危亡后忿然曰覲地伐漸不可耐

勇小字

我為之娶元氏女

為于偽翻

竟不以夫婦禮待之專

寵阿雲

阿烏葛翻

使有如許豚犬

曹操曰如袁本初劉景升兒豚犬耳後遂以詆其子

前新婦遇毒而夭

夭於紹翻

我亦不能窮治

治直之翻

何故復於

汝發如此意

復扶又翻

我在尚爾我死後當魚肉汝乎每思

東宮竟無正嫡至尊千秋萬歲之後遣汝等兄弟向阿

雲兒前再拜問訊此是幾許苦痛邪

幾居豈翻邪音耶

廣又拜

鳴咽不能止后亦悲不自勝

勝音升

自是后決意欲廢勇

立廣矣廣與安州總管宇文述素善

安陸郡置安州

欲述近已

奏為壽州刺史

淮南郡舊屬南則為豫州屬北則為揚州開皇九年改曰壽州近其靳翻

廣

尤親任總管司馬張衡衡為廣畫奪宗之策廣問計於

述述曰皇太子失愛已久令德不聞於天下大王仁孝

著稱才能蓋世數經將領頻有大功

謂南平陳北伐突厥也數所角翻將

即亮翻

主上之與內宮咸所鍾愛

內宮即中宮避國諱故云然

四海之

望實歸大王然廢立者國家大事處人父子骨肉之間

誠未易謀也

虞昌呂翻
易以鼓翻

然能移主上意者唯楊素耳素

所與謀者唯其弟約述雅知約請朝京師與約相見共

圖之

朝直
遥翻

廣大悅多齎金寶資述入關約時為大理少

卿

少始
照翻

素凡有所為皆先籌於約而後行之述請約盛

陳器玩與之酣暢因而共博每陽不勝所齎金寶盡輸

之約約所得既多稍以謝述述因曰此晉王之賜令述

與公為歡樂耳

此呂不韋
之故智耳

約大驚曰何為爾述因通廣

意說之曰

說輸
芮翻

夫守正履道固人臣之常致反經合義

亦達者之令圖

夫音扶令力正翻

自古賢人君子莫不與時消

息以避禍患公之兄弟功名蓋世當塗用事有年矣朝

臣為足下家所屈辱者可勝數哉

朝真遙翻勝音升數所具翻

又儲

后以所欲不行每切齒於執政公雖自結於人主而欲

危公者固亦多矣主上一旦弃羣臣公亦何以取庇今

皇太子失愛於皇后主上素有廢黜之心此公所知也

今若請立晉王在賢兄之口耳誠能因此時建大功王

必永銘骨髓斯則去累卵之危成太山之安也約然之

因以白素素聞之大喜撫掌曰吾之智思

思相 史翻

殊不及

此賴汝啓予約知其計行復謂素曰

復扶 又翻

今皇后之言

上無不用宜因機會早自結託則長保榮祿傳祚子孫

兄若遲疑一旦有變令太子用事恐禍至無日矣

令力 丁翻

素從之後數日素入侍宴微稱晉王孝悌恭儉有類至

尊用此揣后意

揣初 委翻

后泣曰公言是也吾兒大孝愛母

聞至尊及我遣內使到

內使猶言中 使使疏吏翻

必迎於境首言及

遠離未嘗不泣又其新婦亦大可憐我使婢去常與之

同寢共食豈若覲地伐與阿雲對坐終日酣宴昵近小

人昵尼質翻疑阻骨肉我所以益憐阿廢者廣小字阿廢廢眉波翻常

恐其潛殺之素既知后意因盛言太子不才后遂遺素

金遺于季翻使贊上廢立勇頗知其謀憂懼計無所出使新

豐人王輔賢造諸獸勝新豐縣屬京兆獸於協翻又於後園作庶人

村室屋卑陋勇時於中寢息布衣草褥冀以當之上知

勇不自安在仁壽宮使楊素觀勇所為素至東宮偃息

未入勇束帶待之素故久不進以激怒勇勇銜之形於

言色素還言勇怨望恐有佗變願深防察上聞素諧毀

甚疑之后又遣人伺覘東宮

伺相吏翻下同覘
丑廉翻又丑艷翻

纖介事

皆聞奏因加誣飾以成其臯上遂疎忌勇乃於玄武門

達至德門

玄武門隋大興宮城正北
門至德門在宮城東北隅

量置候人以伺動

靜皆隨事奏聞

量音良

又東宮宿衛之人侍官以上

侍官謂直

閣直寢直齋直後備身直長等蓋

東宮率府所統略同十二衛府

名籍悉令屬諸衛府

有勇健者咸屏去之

屏必郢翻
去羌呂翻

出左衛率蘇孝慈為浙

州刺史

蘇孝慈有器幹故出之隋
志浙陽郡西魏置浙州

勇愈不悅太史令來

充言於上曰臣觀天文皇太子當廢上曰玄象久見賢見

遍翻羣臣不敢言耳充君正之子也袁君正見一百六十

年晉王廣又令督王府軍事姑臧段達姑臧縣涼州武威郡治所私

賂東宮幸臣姬威令伺太子動靜密告楊素于是內外

誼謗過失日聞段達因脅姬威曰東宮過失主上皆知

之矣已奉密詔定當廢立君能告之則大富貴威許諾

即上書告之上時掌翻秋九月壬子上至自仁壽宮考異曰帝紀丁

未至自仁壽宮翌日御大興殿開皇三年上入新都名其城曰大興城正殿曰

今從太子勇傳

大興殿宮曰大興宮宮北苑曰大興苑或曰帝由大興郡襲封隋公以登大位故以名新都宮殿城苑

謂

侍臣曰我新還京師應開懷歡樂

樂音洛

不知何意翻邑

然愁苦吏部尚書牛弘對曰臣等不稱職故至尊憂勞

稱尺證翻

上既數聞譖毀疑朝臣悉知之

數所角翻

故於衆中發

問冀聞太子之過弘對既失旨上因作色謂東宮官屬

曰仁壽宮此去不遠而令我每還京師嚴備仗衛如入

敵國我為下利

令力丁翻還從宣翻又如字泄利也為于偽翻

不解衣卧昨夜

欲近廁

廁園也近其靳翻

故在後房恐有警言急還移就前殿豈

非爾輩欲壞我家國邪

壞音怪邪音耶

于是執太子左庶子唐

令則等數人付所司訊鞫命楊素陳東宮事狀以告近

臣素乃顯言之曰臣奉勅向京令皇太子檢校劉居士

餘黨

言自仁壽宮奉勅向長安劉居士事見上卷十七年

太子奉詔作色奮厲骨

肉飛騰語臣云

語牛倨翻

居士黨盡伏法遣我何處窮討爾

作右僕射委寄不輕

射音夜

自檢校之何關我事又云昔

大事不遂我先被誅

謂禪代時事被皮義翻

今作天子竟乃令我

不如諸弟一事以上不得自遂

上時掌翻

因長歎回視云我

大覺身妨上曰此兒不堪承嗣久矣皇后恒勸我

廢之

恒戶登翻

我以布衣時所生地復居長

復扶又翻長知兩翻

望其

漸改隱忍至今勇嘗指皇后侍兒謂人曰是皆我物此

言幾許異事

幾居豈翻

其婦初亡

謂元妃薨時也

我深疑其遇毒嘗

責之勇即懟曰會殺元孝矩

孝矩元妃之父懟直類翻

此欲害我而

遷怒耳長寧初生

勇長子儼封長寧王

朕與皇后共抱養之自懷

彼此連遣來索

索山客翻

且雲定興女在外私合而生想此

由來何必是其體屑昔晉太子取屠家女其兒即好屠

割

事見八十三卷晉惠帝元康九年好呼到翻

今儻非類便亂宗祏

祏音石

我

雖德慙堯舜終不以萬姓付不肖子

堯舜知朱均不肖不付以天下

我

恒畏其加害如防大敵今欲廢之以安天下

恒戶登翻

左衛

大將軍五原公元昊諫曰

元昊封五原郡公五原郡豐州

廢立大事詔

旨若行後悔無及讒言罔極惟陛下察之上不應命姬

威悉陳太子臯惡威對曰太子由來與臣語唯意在驕

奢且云若有諫者正當斬之不殺百許人自然永息

以文

理觀之字必誤

營起臺殿四時不輟前蘇孝慈解左衛率

率如

字

太子奮髯揚肘曰大丈夫會當有一日終不忘之決

當快意又宮內所須

須求也索也

尚書多執法不與輒怒曰

僕射以下吾會戮一二人使知慢我之禍每云至尊惡

我多側庶

惡鳥路翻

高緯陳叔寶豈孽子乎

言二君皆嫡出而亡國孽魚列

翻說文庶

子曰孽

嘗令師姥卜吉凶

師姥巫媪也姥女老稱姥莫補翻

語臣云

語牛倨翻

至尊忌在十八年此期促矣上泣然曰誰非父母

生乃至於此朕近覽齊書

是時李百藥所撰齊書未出帝所覽者蓋崔子發齊紀也

泣户吠翻

見高歡縱其兒子不勝忿憤安可效尤邪於是禁

勇及諸子部分收其黨與

勝音升邪音耶分扶問翻

楊素舞文巧詆

鍛鍊以成其獄居數日有司承素意奏元旻常曲事於

勇情存附託在仁壽宮勇使所親裴弘以書與旻題云

勿令人見上曰朕在仁壽宮有纖介事東宮必知疾於

驛馬怪之甚久豈非此徒邪遣武士執旻於仗

左衛仗也右

衛大將軍元冑時當下直不去因奏曰臣向不下直者

為防元旻耳

為于偽翻

上以旻及裴弘付獄先是勇見老枯

槐問此堪何用或對曰古槐尤宜取火

先悲薦翻

時衛士皆

佩火燧

燧取火之木也

勇命工造數千枚欲以分賜左右至是

獲於庫又藥藏局貯艾數斛

隋志東宮門下坊統司經宮門內直典膳藥藏齋師

六局藏祖浪

索得之

索山客翻

大以為怪以問姬威威曰太

子此意別有所在至尊在仁壽宮太子常飼馬千匹

祥飼

吏翻云徑往守城門自然餓死素以威言詰勇

詰去吉翻

勇不

服曰竊聞公家馬數萬匹勇忝備太子馬千匹乃是反

乎素又發東宮服玩似加琬飾者悉陳之於庭以示文

武羣臣為太子之臯上及皇后迭遣使責問勇勇不服

使疏吏翻下同冬十月乙丑上使人召勇勇見使者驚曰得無

殺我邪邪音耶上戎服陳兵御武德殿武德殿在延恩殿西集百官

立于東面諸親立於西面諸親謂屬籍宗親也引勇及諸子列於

殿庭命內史侍郎薛道衡宣詔廢勇及其男女為王公

主者勇再拜言曰臣當伏尸都市為將來鑒戒幸蒙哀

憐得全性命言畢泣下流襟既而舞蹈而去左右莫不

閔默哀之而不敢言長寧王儼上表乞宿衛辭情哀切上時掌翻上

覽之閔然楊素進曰伏望聖心同於螯手螯蛇螯手壯士斷腕楊素

以讒惡滅人天性之親以此為喻亦太甚矣螫施隻翻

不宜復留意

復扶又翻

已已詔

元旻唐令則及太子家令鄒文騰

隋志太子家令掌刑法食膳倉庫什物奴

婢等事

左衛率司馬夏侯福

隋左右衛率各置長史司馬夏戶雅翻

典膳監

元淹

隋志典膳局置監丞各二人屬門下坊

前吏部侍郎蕭子寶前主璽

下士何竦

主璽下士後周官也璽斯氏翻

並處斬妻妾子孫皆沒官

處昌

呂車騎將軍榆林閭毗

閭毗榆林盛樂人以車騎將軍宿衛東宮閭姓也左傳晉有閭

嘉騎奇寄翻

東郡公崔君綽游騎尉沈福寶

開皇六年置武騎屯騎驍騎游

騎飛騎旅騎雲騎羽騎八尉其品則正六品以下從九品以上綽昌約翻

瀛州術士章仇太

翼

瀛州河間郡後煬帝謂太翼曰于卿姓章仇四岳之

仇加仇字

為章仇氏特免死各杖一百身及妻子資財田宅皆沒

官副將作大匠高龍又率更令晉文建

隋率更令掌東宮伎樂漏刻更

工衡

通直散騎侍郎元衡

隋制東宮亦有通直散騎侍郎散卷直散騎奇寄翻

皆

處盡

處其罪使自盡處昌呂翻

於是集羣官于廣陽門外宣詔戮之

乃移勇于內史省給五品料食賜楊素物三千段元胄

楊約並千段賞鞠勇之功也文林郎楊孝政上書諫曰

皇太子為小人所誤宜加訓誨不宜廢黜

上時掌翻

上怒撻

其曾初雲昭訓父定興出入東宮無節數進奇服異器

以求悅媚

數所角翻

左庶子裴政屢諫

隋制左庶子領門下坊

勇不聽

政謂定興曰公所為不合法度又元妃暴薨道路籍籍

此於太子非令名也公宜自引退不然將及禍定興以

告勇勇益疎政由是出為襄州總管

襄陽郡置襄州

唐令則為

勇所昵狎

昵尼質翻

每令以絃歌教內人右庶子劉行本責

之

隋制右庶子領典書坊

曰庶子當輔太子以正道何有取媚於

房帷之間哉令則甚慙而不能改時沛國劉臻

隋志無沛國劉

臻先世仕於江南江南僑置中原郡縣猶以沛國為貫

平原明克讓

克讓以平原為貫猶劉臻

也

魏郡陸爽

魏郡置相州

並以文學為勇所親行本怒其不

能調護每謂三人曰卿等止解讀書耳

言但能讀書而不能行其所學

解尸買翻

夏戾福嘗于閣內與勇戲福大笑聲聞於外

聞音問夏

戶雅翻

行本聞之待其出數之曰

數所角翻

殿下寬容賜汝顏

色汝何物小人敢為褻慢因付執法者治之

治直之翻下同

數

日勇為福致請乃釋之

為于偽翻

勇嘗得良馬欲令行本乘

而觀之行本正色曰至尊置臣於庶子欲令輔導殿下

非為殿下作弄臣也勇慙而止及勇敗二人已卒上歎

曰向使裴政劉行本在勇不至此勇嘗宴宮臣唐令則

自彈琵琶歌斌媚娘

斌音武

洗馬李綱

隋制門下坊司經局置洗馬四人洗

悉薦

起白勇曰令則身為宮卿職當調護

左右庶子謂之宮卿漢高

帝謂四皓曰煩公卒調護太子故言東宮官職當調護

乃於廣坐自比倡優

坐徂卧翻

倡音昌

進淫聲穢視聽事若上聞令則罪在不測豈不為

殿下之累邪

累力瑞翻邪音耶

臣請速治其罪勇曰我欲為樂

耳

治直之翻君勿多事綱遂趨出及勇廢上召東宮官

屬切責之皆惶懼無敢對者綱獨曰廢立大事今文武

大臣皆知其不可而莫肯發言臣何敢畏死不一為陛

下別白言之乎

為于偽翻下皆為謂為同別彼列翻

太子性本中人可與

為善可與為惡鄒使陛下擇正人輔之足以嗣守鴻基

今乃以唐令則為左庶子鄒文騰為家令二人唯知以

絃歌鷹犬娛悅太子安得不至于是邪

邪音耶

此乃陛下

之過非太子之罪也因伏地流涕嗚咽上慘然良久曰

李綱責我非為無理然徒知其一未知其二我擇汝為

宮臣而勇不親任雖更得正人何益哉對曰臣所以不

被親任者良由姦人在側故也

被皮義翻

陛下但斬令則文

騰更選賢才以輔太子安知臣之終見疎弃也

更工衡翻

自

古廢立冢嫡鮮不傾危

鮮息淺翻

願陛下深留聖思無貽後

悔上不悅罷朝

朝直遙翻

左右皆為之股栗

為于偽翻

會尚書右

丞缺有司請人上指綱曰此佳右丞也即用之太平公

史萬歲還自大斤山楊素害其功言於上曰突厥本降

厥九勿翻降戶江翻

初不為寇來塞上畜牧耳遂寢之萬歲數抗

表陳狀

陳其功狀也
數所角翻

上未之悟上廢太子方窮東宮黨

與上問萬歲所在萬歲實在朝堂

朝直
送翻

楊素曰萬歲謁

東宮矣以激怒上上謂為信然令召萬歲時所將將士

在朝堂稱冤者數百人

令力丁翻
將即亮翻

萬歲謂之曰吾今日

為汝極言於上事當決矣

為于
偽翻

既見上言將士有功為

朝廷所抑詞氣憤厲上大怒令左右擗殺之

擗弼角翻
又匹角翻

擊也既而追之不及因下詔陳其罪狀天下共冤惜之十

一月戊子空晉王廣為皇太子天下地震

廣始正位儲
宮而天下地

震其示戒
亦昭昭矣

太子請降章服宮官不稱臣十二月戊午詔

從之以宇文述為左衛率始太子之謀奪宗也洪州摠

管郭衍預焉

隋志豫章郡平陳
置洪州總管府

由是徵衍為左監門率

隋志東宮置左右監門率掌詔
門禁監工衙翻下同率所律翻

帝囚故太子勇於東宮

付太子廣掌之勇自以廢非其罪頻請見上申冤

見賢
遍翻

下同申伸
也明也

而廣遏之不得聞勇於是升樹大叫聲聞帝

所冀得引見楊素因言勇情志昏亂為癡鬼所著不可

復收帝以為然卒不得見

狂病而死者為癡鬼著直
略翻復扶又翻卒子恤翻

初

帝之克陳也

開皇九年克陳

天下皆以為將太平監察御史房

彥謙

後齊御史臺置檢校御史十二人隋置監察御史十二人

私謂所親曰主上忌

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諸王擅權

言秦晉蜀三王分據方面也

天下雖

安方憂危亂其子玄齡亦密言於彥謙曰主上本無功

德以詐取天下諸子皆驕奢不仁必自相誅夷今雖承

平其亡可翹足待彥謙法壽之玄孫也

房法壽見一百三十二卷宋太

宗泰始三年

玄齡與杜果之兄孫如晦

杜果有名周隋間

皆預選

選者

吏部選宣絹翻

吏部侍郎高孝基名知人

有知人名

見玄齡歎曰

僕閱人多矣未見如此郎者異日必為偉器恨不見其大成耳見如晦謂曰君有應變之才必任棟梁之重俱以子孫託之 帝晚年深信佛道鬼神辛巳始詔有毀佛及天尊嶽鎮海瀆神像者以不道論

隋志佛者西域天竺之迦維衛

國淨飯王之太子釋迦牟尼捨太子位出家學道勤行精進覺悟一切種智而謂之佛道經云有元始天尊者生於太元之先稟自然之氣冲虛凝遠莫知其極天地淪壞劫數終盡而天尊之體常存不滅嶽者五嶽東嶽太山西嶽華山南嶽衡山北嶽恒山中嶽嵩山隋五嶽各置令又有吳山令蓋吳山亦謂之吳嶽也鎮即周官職方氏揚州其山鎮曰會稽荊州其山鎮曰衡山豫州其山鎮曰華山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兗州其山鎮曰岱

山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并州其山鎮曰恒山冀州其山鎮曰霍山隋開皇十四年詔東鎮沂山南鎮會稽山北鎮醫無閭山冀州鎮霍山並就山立祠東海於會稽縣界南海於南海鎮南並近海立祠及四瀆吳山並取側近巫一人主知洒掃十六年又詔北鎮於營州龍山立祠岱嶽華嶽衡嶽恒嶽嵩嶽皆先有廟四瀆

江河淮濟

沙門毀佛像道士毀天尊像者以惡逆論

是歲徵同州刺史蔡王智積入朝

隋志馮翊郡後魏置華州西魏改曰

同州朝直遥翻

智積帝之弟子也

智積帝弟整之子

性修謹門無私謁

自奉簡素帝甚憐之智積有五男止教讀論語不令交通賓客或問其故智積曰卿非知我者其意蓋恐諸子

有才能以致禍也

齊州行參軍章武王伽

齊郡齊州行參軍在

諸曹行參軍之下典籤之上杜佑曰隋開皇三年詔佐官以曹為名者並以為司十二年諸州司以從事為名者並改為參軍煬帝置諸司書佐改行參軍為行書佐隋志河間郡平舒縣舊置章武郡伽求迦翻

送流

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行至滎陽

滎陽縣屬鄭州

哀其辛

苦悉呼謂曰卿輩自犯國刑身嬰縲紲

縲黑索紲繫也所以拘罪人縲

力追翻紲息列翻

固其職也重勞援卒

援送之卒

豈不愧心哉參等

辭謝伽乃悉脫其枷鎖停援卒與約曰某日當至京師

如致前却

謂或前或却不能如期

吾當為汝受死

偽為于翻

遂捨之而

去流人感悅如期而至一無離叛上聞而驚異召見與
語稱善久之於是悉召流人令攜負妻子俱入賜宴於
殿庭而赦之因下詔曰凡在有生含靈稟性咸知善惡
並識是非若臨以至誠明加勸導則俗必從化人皆遷
善往以海內亂離德教廢絕更無慈愛之心民懷奸詐
之意朕思遵聖法以德化民而加深識朕意誠心宣導
參等感寤自赴憲司明是率土之人非為難教若使官
盡王伽之儔民皆李參之輩刑厝不用厝七其何遠哉
故翻

乃擢伽為雍令

雍縣岐州治所雍於用翻

太史令來充表稱隋興

已後晝日漸長開皇元年冬至之景長一丈二尺七寸

二分

長一晷亮翻

自爾漸短至十七年短於舊三寸七分日

去極近則景短而日長去極遠則景長而日短行內道

則去極近行外道則去極遠

極北極也

謹按元命包曰日月

出內道璇璣得其常

六緯之書有春秋元命包孔安國曰璇璣者正天文之器璇似

宣翻京房別對曰太平日行上道升平行次道霸代下行下

道伏惟大隋啟運上感乾元景短日長振古希有

詩振古如

茲毛傳曰

振自也 上臨朝

朝直遙翻

謂百官曰景長之慶天之祐也

今太子新立當須改元宜取日長之意以為年號是後

百工作役並加程課以日長故也丁匠苦之

史言素充誣天以病

民

仁壽元年春正月乙酉朔赦天下改元 以尚書右僕

射楊素為左僕射納言蘇威為右僕射 丁酉徙河南

王昭為晉王 突厥步迦可汗犯塞敗代州總管韓弘

於恒安

鴈門郡隋代州厥九勿翻迦古牙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敗補邁翻恒戶登翻

以晉

王昭為內史令

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夏五月己

丑突厥男女九萬口來降

降戶江翻

六月乙卯遣十六使

巡省風俗

使疏吏翻省昔景翻

乙丑詔以天下學校生徒多而

不精

校戶教翻

唯簡留國子學生七十人太學四門及州縣

學並廢

漢置太學晉武帝立國子學後國子太學各置博士以授生徒後魏太和二十年於四門置學

立四門博士自漢以來郡有文學隋郡縣皆置博士

殿內將軍河間劉炫

殿內將軍即殿

中將軍隋避諱改之屬左右衛河間郡瀛州炫焚絹翻

上表切諫不聽

上時掌翻

秋七

月改國子學為太學

初帝受周禪恐民心未服故多

稱符瑞以耀之其偽造而獻者不可勝計

勝音升

冬十一

月己丑有事于南郊如封禪禮板文備述前後符瑞以

報謝云 山獠作亂

獠盧皓翻蜀有獠

以衛尉少卿洛陽衛文

昇為資州刺史

隋志洛陽縣屬河南郡洛州資陽郡西魏置資州治盤石少始照翻

鎮撫

之文昇名玄以字行初到官獠方攻大牢鎮

開皇十三年置大牢

縣宋白曰榮州應靈縣本漢南安縣隋置大牢鎮九域志在州西一百五十里

文昇單騎造其

營

騎奇寄翻造七到翻

謂曰我是刺史銜天子詔安養汝等勿驚

懼也羣獠莫敢動于是說以利害渠帥感悅解兵而去

說輸芮翻帥所類翻下同

前後歸附者十餘萬口帝大悅賜練二千

匹壬辰以文昇為遂州總管

隋志遂寧郡後周置遂州

潮成等五

州獠反高州酋長馮盎馳詣京師請討之

隋志義安郡梁置東楊州

後改曰瀛州平陳置潮州蒼梧郡梁置成州隋後改封州高涼郡置高州酋才由翻長知兩翻

帝勅楊

素與盎論賊形執素歎曰不意蠻夷中有如是人即遣

盎發江嶺兵擊之

江嶺謂江南嶺南也

事平除盎漢陽太守

隋志漢陽

郡後魏曰南秦州西魏曰成州守手又翻

詔以楊素為雲州道行軍元帥

隋志定襄郡開皇五年置雲州總管府治大利

長孫晟為受降使者

長知兩翻晟承正翻

降戶江翻
使疏吏翻

挾啟民可汗北擊步迦

挾戶頰翻可從刊入
聲汗音寒迦古牙翻

二年春三月己亥上幸仁壽宮

突厥思力俟斤等

厥

勿翻俟
渠之翻

南度河掠啟民男女六千口雜畜二十餘萬而

去

畜許
又翻

楊素帥諸軍追擊轉戰六十餘里大破之

帥讀
曰率

突厥北走素復進追夜及之

復扶
又翻

恐其越逸令其騎稍

後親引兩騎并降突厥二人與虜並行虜不之覺候其

頓舍未定趣後騎掩擊

騎奇寄翻
趣讀曰促

大破之悉得人畜以

歸啟民自是突厥遠遁磧南無復寇抄

磧七迹翻
抄楚交翻

素以

功進子玄感爵柱國賜玄縱爵淮南公

淮南郡公

兵部尚

書柳述慶之孫也

柳慶見一百六十一卷梁武帝太清二年

尚蘭陵公主怙

寵使氣自楊素之屬皆下之

下遐嫁翻

帝問符璽直長萬年

韋雲起

符璽局屬門下省直長四人萬年屬京兆璽斯氏翻長知兩翻

外間有不便事

可言之述時侍側雲起奏曰柳述驕豪未嘗經事兵機

要重非其所堪徒以主壻遂居要職臣恐物議以為陞

下官不擇賢專私所愛斯亦不便之大者帝甚然其言

顧謂述曰雲起之言汝藥石也可師友之秋七月丙戌

詔內外官各舉所知柳述舉雲起除通事舍人

曹魏中書置通

事一人掌呈奏案章正始中改為通事舍人屬中書省隋改中書省為內史省

益州總管蜀

王秀容貌瓌偉

瓌古回翻

有膽氣好武藝

好呼到翻

帝每謂獨孤

后曰秀必以惡終我在當無慮至兄弟必反矣大將軍

劉噲之討西爨也帝令上開府儀同三司楊武通將兵

繼進

此必爨翫再反時將即亮翻

秀以嬖人萬智光為武通行軍司

馬

嬖卑義翻又博義翻

帝以秀任非其人譴責之因謂羣臣曰壞

我法者子孫也

壞音怪

譬如猛虎物不能害反為毛間蟲

所損食耳遂分秀所統自長史元巖卒後秀漸奢僭

隋按

書元巖傳開皇十三年巖卒是後仁壽四年帝卧疾仁

壽宮又有黃門侍郎元巖與楊素柳述同侍疾參考廢

太子勇傳柳述傳皆然如此則有兩元巖長知兩翻造渾天儀多捕山獠充宦者

獠魯皓翻

車馬被服擬於乘輿

被皮義翻乘繩證翻

及太子勇以讒廢

晉王廣為太子秀意甚不平太子恐秀終為後患陰令

楊素求其罪而譖之

丁令力翻

上遂徵秀秀猶豫欲謝病不

行總管司馬源師諫

源師即北齊源文宗之子蓋是時亦老矣

秀作色曰此

自我家事何預卿也師垂涕對曰師忝參府幕敢不盡

忠聖上有勅追王以淹時月

以當從隋書源師傳作已蜀本作已

今乃遷

延未去百姓不識王心儻生異議內外疑駭發雷霆之

詔降一介之使王何以自明願王熟計之朝廷恐秀生

變戊子以原州總管獨孤楷為益州摠管

平涼郡置原州

馳傳

代之

傳株戀翻

楷至秀猶未肯行楷諷諭久之乃就路楷察

秀有悔色因勒兵為備秀行四十餘里將還襲楷覘知

有備乃止

覘丑廉翻又丑艷翻

八月甲子皇后獨孤氏崩太子

對上及宮人哀慟絕氣若不勝喪者

勝音升

其處私室

處昌

呂翻飲食言笑如平常又每朝令進二溢米而私令取肥

肉脯鮓

乾肉為脯醢魚肉為鮓

置竹筩中以蠟閉口衣襪裹而納

之

襪防玉翻也

著作郎王劭上言佛說人應生天上及生無

量壽國之時

上時掌翻

天佛放大光明以香花妓樂來迎

妓渠

綺翻伏惟大行皇后福善禎符備諸祕記皆云是妙善善

薩

釋典善普也薩濟也善薩言能普濟衆生善薄乎翻薩桑葛翻

臣謹按八月二十二

日仁壽宮內再雨金銀花

雨于具翻

二十三日大寶殿後夜

有神光

大寶殿在仁壽宮中寢殿也

二十四日卯時永安宮北有自

然種種音樂

種章勇翻

震滿虛空至夜五更

更工衡翻

奄然如寐

遂即升遐與經文所說事皆符驗上覽之悲喜九月丙

戌上至自仁壽宮冬十月癸丑以工部尚書楊達為

納言達雄之弟也

雄自廣平王改封清漳時又改封安德

閏月甲申詔

楊素蘇威與吏部尚書牛弘等修定五禮

五禮吉凶軍賓嘉

上令上儀同三司蕭吉為皇后擇葬地

為于偽翻

得吉處云

卜年二千卜世二百上曰吉凶由人不在於地高緯葬

父豈不卜乎俄而國亡正如我家墓田若云不吉朕不

當為天子若云不凶我弟不當戰沒

上弟整從周武帝伐齊至并州力戰

而死然竟從吉言吉退告族人蕭平仲曰皇太子遣宇文

左率深謝余云

宇文述時為左衛率率所律翻

公前稱我當為太子竟

有其驗終不忘也今卜山陵務令我早立我立之後當

以富貴相報吾語之云後四載太子御天下

語牛倨翻載作亥翻

若太子得政隋其亡乎吾前給云

給徒亥翻

卜年二千者三

十字也卜世二百者取世二傳也汝其識之

識職吏翻記也

壬

寅葬文獻皇后於太陵詔以楊素經營葬事勤求吉地

論素此心事極誠孝豈與夫平戎定寇比

扶夫音

其功業

可別封一子義康公邑萬戶

義康郡公隋志高涼郡杜原縣舊有宋康郡平陳改

日義康郡并賜田三十頃絹萬段米萬石金珠綾錦稱是

尺稱

證翻蜀王秀至長安上見之不與語明日使使切讓之

使使下疏吏翻

秀謝罪太子諸王流涕庭謝上曰頃者秦王糜

費財物我以父道訓之今秀蠹害生民當以君道繩之

於是付執法者開府儀同三司慶整諫曰

慶姓出齊大夫慶氏

庶

人勇既廢秦王已薨陛下見子無多

見賢遍翻

何至如是蜀

王性甚耿介今被重責

被皮義翻

恐不自全上大怒欲斷其

舌

斷丁管翻

因謂羣臣曰當斬秀於市以謝百姓乃令楊素

等推治之

治直之翻

太子陰作偶人縛手釘心枷鎖杻械

釘丁

定翻杻

書上及漢王姓名仍云請西岳慈父聖母收楊

堅楊諒神魂如此形狀勿令散蕩密埋之華山下

華戶化翻

楊素發之又云秀妄述圖讖稱京師妖異造蜀地徵祥

妖於驕翻

并作檄文云指期間罪置秀集中

集文集也隋志曰別

徵與頑同集者蓋漢東京之所創也自靈均已降屬文之士衆矣然其志尚不同風流殊別後之君子欲觀其體勢而見

其心靈故別聚焉名之為集辭人景慕並自記載以成書部

俱以聞奏上曰天下寧

有是邪

邪音耶

十二月癸巳廢秀為庶人幽之內侍省不

聽與妻子相見唯獠婢二人驅使

獠魯皓翻

連坐者百餘人

秀上表推謝曰

上時掌翻

伏願慈恩賜垂矜愍殘息未盡之

間希與瓜子相見請賜一穴令骸骨有所瓜子其愛子

也上因下詔數其十罪

數所具翻

且曰我不知楊堅楊諒是

汝何親後乃聽與其子同處

處昌呂翻

初楊素嘗以少謹勅

送南臺

南臺者御史臺也立國而朝後市臺省皆在南故尚書省曰南省御史臺曰南臺少詩沼翻

命治書侍御史柳彧治之

治直之翻

素恃貴坐彧牀彧從外

來於階下端笏整容謂素曰奉勅治公之罪素遽下彧

據案而坐立素於庭辨詰事狀素由是銜之

詰去吉翻

蜀王

秀嘗從彧求李文博所撰治道集

李文博博陵人仕隋不調性貞介鯁直好

學不倦至于教義名理特所留心讀書至治亂得失忠臣烈士未嘗不反覆吟詠長於議論亦善屬文著治道集十卷大行於世夫其文大行而仕不遇何也治直吏翻彧與之秀遺彧奴婢十口

遺于季翻

及秀得罪素奏彧以內臣交通諸侯除名為民配

戍懷遠鎮

新唐志營州有懷遠城

帝使司農卿趙仲卿往益州窮

按秀事秀之賓客經過之處仲卿必深文致法州縣長

吏坐者大半

過音戈長知兩翻

上以為能賞賜甚厚久之貝州

長史裴肅

隋志清河郡後周置貝州

遣使上書稱高潁以天挺良才

元勛佐命為衆所疾以至廢棄

潁廢見上卷開皇十九年使疏史翻上時掌翻

願陛下錄其大功忘其小過又二庶人得辜已久

二庶人謂

秀寧無草心願陛下引君父之慈顧天性之義

經曰父子之道

天性也

各封小國觀其所為若能遷善漸更增益如或不

悛悛丑緣翻貶削非晚今者自新之路永絕愧悔之心莫見

豈不哀哉書奏上謂楊素曰裴肅憂我家事此亦至誠

也於是徵肅入朝

朝直
遥翻

太子聞之謂左庶子張衡曰使

勇自新欲何為也衡曰觀肅之意欲令如吳太伯漢東

海王耳

吳太伯注已見前漢東海王疆事見光武紀此張衡為裴肅解也令力丁翻

肅至上

面諭以勇不可復收之意而罷遣之肅俠之子也

裴俠
見一

百五十六卷梁武帝中大通五年復扶又翻

楊素弟約及從父文思文紀

從才

用翻族父忌並為尚書列卿諸子無汗馬之勞位至柱國

刺史廣營資產自京師及諸方都會處邸店碾磴

碾尼
展翻

丁度集韻張女箭翻所以雜物器也磴五對翻並磨也

便利田宅不可勝數

勝音升

家僮千數後庭妓妾曳綺羅者以千數

妓渠綺翻

第宅華侈

制擬宮禁親故吏布列清顯

隋書素傳作親戚故吏此逸戚字

既廢一

太子及一王威權愈盛朝臣有違忤者或至誅夷

忤五故翻

有附會及親戚雖無才用必加進擢朝廷靡然莫不畏

附敢與素抗而不撓者

撓奴教翻屈也

獨柳或及尚書右丞李

綱大理卿梁毗而已始毗為西寧州刺史

隋志越嵩郡後周置嚴州

開皇六年改曰西寧州十八年又改曰嵩州毗刺西寧蓋十八年以前也

凡十一年蠻夷酋

長皆以金多者為豪雋遞相攻奪略無寧歲毗患之後

因諸酋長相帥以金遺毗

酋才由翻帥讀曰率長知兩翻遺于季翻

毗置金

坐側

坐徂卧翻

對之慟哭而謂之曰此物飢不可食寒不可

衣

衣於既翻

汝等以此相滅不可勝數

勝音升

今將此來欲殺

我邪

邪音耶

一無所納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擊上聞

而善之徵為大理卿處法平允

處昌呂翻允信也當也

毗見楊素

專權恐為國患乃上封事曰臣聞臣無有作威作福其

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書洪範之言上時掌翻

竊見左僕射越國公

素幸遇愈重權執日隆搢紳之徒屬其視聽

言注耳目也屬之欲

翻

忤旨者嚴霜夏零阿旨者甘雨冬澍

忤五故翻澍之戍翻又殊遇翻

榮枯由其脣吻廢興候其指麾所私皆非忠謹

謹音黨

所

進咸是親戚子弟布列兼州連縣天下無事容息異圖

四海有虞必為禍始

黎陽之變卒如毗言

夫姦臣擅命有漸而來

扶夫音

王莽資之於積年桓玄基之於易世而卒殄漢祀

終傾晉祚

二事具漢晉紀卒子恤翻

陛下若以素為阿衡臣恐其心

未必伊尹也伏願揆鑒古今量為處置

量音良虞昌呂翻

俾洪

基永固率土幸甚書奏上大怒收毗繫獄親詰之

詰去吉翻

毗極言素擅寵弄權將領之處殺戮無道

將即亮翻

又太子

蜀王罪廢之日百僚無不震竦唯素揚眉奮肘喜見容

色

見賢遍翻

利國家有事以為身幸上無以屈乃釋之其後

上亦寢疎忌素乃下勅曰僕射國之宰輔不可躬親細

務但三五日一向省評論大事外示優崇實奪之權也

素由是終仁壽之末不復通判省事出楊約為伊州刺

史隋志河南郡陸渾縣東魏置伊川郡及北素既被疎

荊州後周改曰和州開皇初又改曰伊州

被皮義翻

吏部尚書柳述益用事攝兵部尚書參掌機密

按述

傳仁壽中判兵部尚書事尋拜兵部尚書修掌機密抗表陳讓乃令攝兵部尚書事

素由是惡之

惡烏路翻

太子問於賀若弼曰楊素韓擒虎史萬歲皆稱良

將其優劣何如弼曰楊素猛將非謀將韓擒虎鬪將非

領將史萬歲驍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拜

曰唯殿下所擇弼意自許也

若人者翻將即亮翻騎奇寄翻

交州俚

帥李佛子作亂

交趾郡交州俚音里帥所類翻

據越王故城

此城蓋秦漢間駱越

之王所築也

遣其兄子大權據龍編城

交州舊治龍編縣隋志治宋平而龍編以

州縣屬

其別帥李普鼎據烏延城

帥所類翻

楊素薦瓜州刺史

長安劉方

敦煌郡置瓜州

有將帥之略詔以方為交州道行軍

總管統二十七營而進方軍令嚴肅有犯必斬然仁愛

士卒有疾病者親臨撫養士卒亦以此懷之至都隆嶺

遇賊擊破之進軍臨佛子營先諭以禍福佛子懼請降

降戶江翻送之長安

三年秋八月壬申賜幽州摠管燕榮死

燕因肩翻

榮性嚴酷

鞭撻左右動至千數嘗見道次叢荆以為堪作杖命取

之輒以試人人或自陳無罪榮曰後有罪當免汝既而

有犯將杖之人曰前日被杖使君許以有罪宥之榮曰

無罪尚爾況有罪邪

被皮義翻使疏吏翻邪音耶

杖之自若觀州長

史元引嗣

隋志平原郡東光縣舊置勃海郡隋廢郡置觀州杜佑曰開皇三年改別駕治中為長史

司馬觀古玩翻長知兩翻

遷幽州長史懼為榮所辱固辭上勅榮曰

引嗣杖十已上罪皆須奏聞榮忿曰豎子何敢玩我於

是遣引嗣監納倉粟賜得一糠一粃皆罰之

監古衙翻賜與章翻

又餘亮翻粃音比

每笞雖不滿十然一日之中或至三數如是

歷年怨隙日構榮遂收引嗣付獄禁絕其糧引嗣抽絮

雜水咽之

咽於
旬翻

其妻詣闕稱冤上遣使案驗

使疏
吏翻

奏榮

暴虐贓穢狼籍徵還賜死元引嗣代榮為政酷又甚之

九月壬戌置常平官

開皇初置義倉今
置常平官掌之

是歲龍門

王通詣闕獻太平十二策

隋志龍門縣
屬河東郡

上不能用罷歸

通遂教授於河汾之間弟子自遠至者甚眾累徵不起

楊素甚重之勸之仕通曰通有先人之敝廬足以蔽風

雨薄田足以具饗粥

饗諸延
翻厚粥

讀書談道足以自樂

樂音
洛

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

治直之翻

時和歲豐通也受賜多矣

不願仕也或諧通於素曰彼實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

通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

僕公何預焉素待之如初弟子賈瓊問息謗通曰無辯

問止怨曰不爭通常稱無赦之國其刑必平重斂之國

其財必削

斂力贍翻

又曰聞謗而怒者讒之因也見譽而喜

者佞之媒也絕因去媒讒佞遠矣

因余周翻又五戈翻鳥媒也爾雅翼曰說

文四譯也率鳥者繫生鳥以來之名曰四讀若謠譽音余去羌呂翻

大業末卒于家

卒子恆翻

門人謚曰文中子

通卒門人議曰禮男子生有字所以昭德死有謚所以易名仲尼既沒文

不在茲乎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請謚曰文中子

突厥步迦可汗所部大亂

鐵勒僕骨等十餘部皆叛步迦降於啟民

隋書鐵勒之先匈奴之苗

裔也種類最多自西海之東依據山谷往往不絕獨洛河北有僕骨同羅韋統拔也古覆羅並號俟斤蒙陳吐如統斯結渾斛薛等諸姓勝兵可二萬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則有契弊薄洛職乙咥蘇婆那曷鳥謹紇骨也咥於尼謹等勝兵可二萬金山西有薛延陀咥勒兒十槃達契等一萬餘兵康國北傍阿得水則有訶咥曷截撥忽比干具海曷比悉何差蘇拔也末渴達等有三萬餘兵得嶷海東有蘇路羯三索咥茂促隆忽等諸姓八千餘拂菻東則有思屈阿蘭北褥九離伏咥昏等近二萬人北海南則都波等雖姓氏各別總謂為鐵勒

並無君長分屬東西兩突厥人性凶忍善於騎射貪婪尤甚以寇抄為生自突厥有國東西征討皆資其用以制北荒迦古牙翻可步迦衆潰西奔吐谷渾長孫晟送從刊入聲汗音寒

啟民置磧口啟民於是盡有步迦之衆

磧七迹翻

資治通鑑卷一百七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張子誠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一

八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一百六十六

史部

資治通鑑卷一百八十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隋紀四

起開逢困敦盡
圍單閼凡四年

高祖文皇帝下

仁壽四年春正月丙午赦天下

帝將避暑於仁壽宮

術士章仇太翼固諫不聽太翼曰是行恐鑾輿不返帝

大怒繫之長安獄期還而斬之甲子幸仁壽宮乙丑詔

賞賜支度事無巨細並付皇太子夏四月乙卯帝不豫

六月庚申赦天下秋七月甲辰上疾甚卧與百僚辭訣

並握手歔歔

歔音虛歔音希又許既翻

命太子赦章仇太翼丁未崩

於大寶殿

年六十四

高祖性嚴重令行禁止每旦聽朝日昃

忘倦

朝直遙反昃阻力翻日中則是

雖嗇於財至於賞賜有功即無所

愛將士戰沒必加優賞仍遣使者勞問其家

將即亮翻使疏吏翻

勞力到翻

愛養百姓勸課農桑輕徭薄賦其自奉養務為儉

素乘輿御物故弊者隨宜補用

乘繩證翻

自非享宴所食不

過一肉後宮皆服澣濯之衣天下化之開皇仁壽之間

丈夫率衣絹布

衣於既翻

不服綾綺裝帶不過銅鐵骨角無

金玉之飾故衣食滋殖倉庫盈溢受禪之初民戶不滿

四百萬末年踰八百九十萬

此以開皇初元戶口之數比較仁壽末年大業初之

數而言之也按周之平齊得戶三百三萬而隋受周禪戶不滿四百萬則周氏初有闕中西并巴蜀南兼江漢見戶不滿百萬也陳氏之亡戶六十萬大約隋氏混壹天下見戶未及五百萬及其盛也蓋幾倍之滋音茲殖

音植禪

獨冀州已一百萬戶

隋以信都郡為冀州此以古冀州之域言之也然禹

之冀州兼有幽并營三州地其界比它州為最大其後以天文畫壁分州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為大梁冀州

分隋志以信都清河魏汲河內長平上黨河東絳文城臨汾龍泉西河離石鴈門馬邑定襄樓煩太原襄國武安趙恒山博陵河間涿上谷漁陽北平安樂遼西等郡為冀州則其地亦兼有幽并營三州地故其戶最多

然猜忌苛察信受讒言功臣故舊無始終保全者乃至子弟皆如仇敵此其所短也

此上總論文帝平生

初文獻皇后既

崩

獨孤后崩諡文獻見上卷二年

宣華夫人陳氏容華夫人蔡氏皆有

寵陳氏陳高宗之女

陳宣帝廟號高宗

蔡氏丹陽人也

丹楊郡時置蔣

州

上寢疾於仁壽宮尚書左僕射楊素兵部尚書柳述

黃門侍郎元巖

隋制門下省納言二人給事黃門侍郎四人其位任重矣此又一元巖前蜀王

秀長史之元巖封平昌郡公此元巖封
龍涸縣公見隋書列女華陽王楷妃傳
皆入閣侍疾召

皇太子入居大寶殿太子慮上有不諱須預防擬

防禦也隄

備也擬準也準擬揣度以待之也

手自為書封出問素素條錄事狀以

報太子宮人誤送上所上覽而大恚

恚於避翻

陳夫人平旦

出更衣

更工衡翻

為太子所逼拒之得免歸於上所上怪其

神色有異問其故夫人泣然曰太子無禮上恚抵床曰

畜生何足付大事

抵觸也今人詈人猶曰畜生言其無識無禮若馬牛犬豕然待畜養而生

者也泣獨孤誤我

事見上卷開皇二十年

乃呼柳述元巖曰召我

兒述等將呼太子上曰勇也述嚴出閤為勅書

儲嗣之重廢置

之間輕易如此烏得不君臣皆敗乎

楊素聞之以白太子矯詔執述嚴繫

大理獄追東宮兵士帖上臺宿衛

帖裨也帝之猜防太子勇也屏去東宮宿

衛之勇健者知出蘇孝慈而不

知備張衡之入寢殿也悌矣門禁出入並取宇文述

郭衍節度令右庶子張衡入寢殿侍疾盡遣後宮出就

別室俄而上崩故中外頗有異論

此上叙帝所以見弒考異曰趙毅大業

略記曰高祖在仁壽宮病甚追帝侍疾而高祖美人尤嬖幸者唯陳蔡二人而已帝乃召蔡於別室既還面傷而髮亂高祖問之蔡泣曰皇太子為非禮高祖大怒齧指出血召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等令發詔追

庶人勇即令廢立帝事迫召左僕射楊素左庶子張衡
進毒藥帝簡驍健官奴三十人皆服婦人之服衣下置
伏立於門巷之間以為之衛素等既入而高祖暴崩馬
總通歷曰上有疾於仁壽殿與百僚辭訣並握手歔歔
是時唯太子及陳宣華夫人侍疾太子無禮宣華訴之
帝怒曰死狗那可付後事遽令召勇楊素祕不宣乃屏
左右令張衡入拉帝血濺御屏

陳夫人與後宮聞變相

冤痛之聲聞于外今從隋書

顧戰栗失色哺後太子遣使者齎小金合帖紙於際親
署封字以賜夫人夫人見之惶懼以為鴆毒不敢發使
者促之乃發

使疏吏
翻下同

合中有同心結數枚宮人咸悅相

謂曰得免死矣陳氏恚而却坐不肯致謝諸宮人共逼

之乃拜使者其夜太子蒸焉

杜預曰上淫曰蒸

乙卯發喪

異曰考

大業略記曰十八日發喪杜寶大業雜記曰甲戌文帝

崩辛巳發喪壬午煬帝即位案長厯是月乙未朔乙卯

二十一日也無甲戌辛巳壬午日今從隋書

太子即皇帝位會伊州刺史楊

約來朝

楊約出刺伊州見上卷二年朝直遙翻

太子遣約入長安易留守

者矯稱高祖之詔賜故太子勇死縊殺之

縊於賜翻

然後陳

兵集衆發高祖凶問煬帝聞之

書煬帝以別大行

曰令兄之弟

果堪大任追封勇為房陵王不為置嗣

房陵郡王隋志房陵郡光遷縣

舊曰房陵置新城郡梁末置岐州後周郡縣並改為光遷大業初置房陵郡考異曰大業略記云庶人勇八

男亦陰加酖害恐其為厲皆倒埋之按隋書北史皆云
煬帝踐極儼常從行卒于道實酖之也諸弟分徙嶺表
仍勅在所皆殺焉今從之按通鑑下文大業三年殺儼及七弟八月丁卯梓宮至自仁

壽宮丙子殞于大興前殿

大興前殿大興宮正殿也

柳述元巖並除

名述徙龍川巖徙南海

隋志龍川郡平陳置循州南海郡舊置廣州

帝令蘭

陵公主與述離絕欲改嫁之公主以死自誓不復朝謁

復扶又翻朝直遥翻

上表請與述同徙帝大怒公主憂憤而卒臨

終上表請葬於柳氏帝愈怒竟不哭葬送甚薄

上時掌翻卒子

恤翻太史令袁充奏言皇帝即位與堯受命年合諷百

官表賀禮部侍郎許善心議以為國哀甫爾不宜稱賀

左衛大將軍宇文述素惡善心

宇文述自左衛率遷左衛大將軍豈特以舊恩

哉既以驕功且親之諷御史劾之

又戶得翻

左遷給事

郎降品二等

漢王諒有寵於高祖為并州總管

開皇十七

年漢王諒代秦王俊為并州總管

自山以東至於滄海南距黃河五十

二州皆隸焉特許以便宜從事不拘律令諒自以所居

天下精兵處見太子勇以讒廢

事見上卷開皇二十年

居常怏怏

快於及蜀王秀得罪

見上卷

尤不自安陰蓄異圖言於

兩翻

高祖以突厥方彊

厥九勿翻

宜修武備於是大發工役繕治

器械

治直之翻

招集亡命左右私人殆將數萬突厥嘗寇邊

高祖使諒禦之為突厥所敗

敗補邁翻

其所領將帥坐除解

者八十餘人

將即亮翻帥所韻翻除除名也解解官也

皆配防嶺表諒以其

宿舊奏請留之高祖怒曰爾為藩王惟當敬依朝命

直朝

達翻何得私論宿舊廢國家憲法邪嗟乎小子爾一旦無

我或欲妄動彼取爾如籠內雞雛耳何用腹心為王類

者僧辯之子

王僧辯事梁有平侯景之功為陳霸先所殺類丘弭翻

侖好奇略

周宅狄翻
好呼到翻

為諒諮議參軍

隋制諸王府諮議參軍在長史司馬之下掾屬之上也

蕭摩訶陳氏舊將

將即亮翻

二人俱不得志每鬱鬱思亂皆

為諒所親善贊成其陰謀會熒惑守東井

熒惑罰星東井秦分

儀

曹鄴人傳奕曉星歷

按隋制王府諸曹無儀曹蓋不在諸參軍之數鄴縣屬魏郡

諒

問之曰是何祥也對曰天上東井黃道所經

晉志東井八星天之

南門黃道所經

熒惑過之乃其常理若入地上井則可怪耳

奕知

諒有異圖詭對以自免於禍

諒不悅及高祖崩煬帝遣車騎將軍屈

突通以高祖璽書徵之

騎奇寄翻屈區勿翻璽斯氏翻

先是高祖與諒

密約若璽書召汝勅字傍別加一點

高歡與侯景亦有此約而皆以階亂

先悉薦翻

又與玉麟符合者

開皇七年頒青龍符於東方總管刺史西方以騶驥南方以朱

雀北方以玄武是後三子分居方面并楊益三總管統屬甚廣故為玉麟符漢王諒既敗惟留守東西兩都用

玉麟符至唐猶然

當就徵及發書無驗諒知有變詰通

詰去通吉翻

占對不屈乃遣歸長安諒遂發兵反總管司馬安定皇

甫誕切諫

安定郡涇州

諒不納誕流涕曰竊料大王兵資非

京師之敵加以君臣位定逆順勢殊士馬雖精難以取

勝一旦陷身叛逆絀於刑書

絀戶掛翻

雖欲為布衣不可得

也諒怒囚之嵐州刺史喬鍾葵將赴諒

嵐州樓煩之地也按隋志大業

四年方置樓煩郡管下秀容縣舊置肆州開皇十八年置忻州大業初廢又按唐志樓煩郡平劉武周置東會州武德六年改嵐州而義寧元年復分秀容置忻州喬鍾葵者既為嵐州刺史而隋志不載嵐州建置當考嵐盧含翻宋白曰後魏置嵐州因奇嵐山為名其司馬京兆陶模拒之曰漢王

所圖不軌公荷國厚恩

荷下可翻

當竭誠効命豈得身為厲

階乎鍾葵失色曰司馬反邪臨之以兵辭氣不撓

邪音耶撓

奴教翻屈也

鍾葵義而釋之軍吏曰若不斬模無以壓衆心

乃囚之於是從諒反者凡十九州王頰說諒曰王所部

將吏家屬盡在關西

說輪蒯翻將即亮翻此關西謂蒲津關以西

若用此等

則宜長驅深入直據京都所謂疾雷不及掩耳

淮南子之言

若但欲割據舊齊之地

南距大河北盡燕代皆高齊之地也

宜任東人諒

不能決乃兼用二策唱言楊素反將誅之

諒若如宋武陵王聲元凶

之罪而舉兵天下其誰能敵之

總管府兵曹聞喜裴文安

兵曹兵曹參軍也聞喜縣

屬絳州

說諒曰井陘以西在王掌握之內山東士馬亦為

我有宜悉發之分遣羸兵屯守要害仍命隨方略地帥

其精銳直入蒲津

同州朝邑縣有蒲津關度河東即蒲州城陘音刑羸倫為翻帥讀曰率

文安請為前鋒王以大軍繼後風行雷擊頓於霸上

自武

關入則頓於霸上自蒲津入豈須頓於霸上蓋欲乘高以臨長安耳

咸陽以東可指麾而

定京師震擾兵不暇集上下相疑羣情離駭我陳兵號

令誰敢不從旬日之間事可定矣

考異曰大業略記云司兵參軍裴文安

說諒曰今梓宮尚在仁壽宮比其徵兵動移旬月今若簡驍勇萬騎令文安督領不淹十五日徑據長安其在京被黜停私之徒並擢授高位付以心膂共守京城則咸陽以東府縣非彼之有然後大王總兵鼓行而西聲勢一接天下可指麾而定也諒不從大業雜記云文安又說曰先人有奪人之心殿下選精騎一萬徑往京師奔喪曉夜兼行誰敢止約至京徑掩仁壽宮彼縱徵召未暇禦我大軍絡繹隨王而至此則次計王直資河北

彼率天下之兵百道攻我則難
為主入此下計也今從隋書

諒大悅於是遣所署大

將軍余公理出大谷趣河陽

姓苑余姓由余之後隋志大谷縣屬太原郡舊曰陽

邑開皇十八年改焉水經注大谷谷名在祁縣東南河陽縣屬懷州欲由此渡孟津趣七喻翻下同

大將

軍慕容良出湓口趣黎陽

慕容姓也此二軍皆欲使渡河洛河南湓音釜

大將軍

劉建出井陘略燕趙

陘音刑

柱國喬鍾葵出鴈門

鴈門郡代州也

時李景以代州拒諒使鍾葵自嵐州攻之

署文安為柱國與柱國紀單貴王

聃等直指京師

紀單虜複姓紀下沒翻單可寒翻又達演翻聃他酣翻

帝以右武

衛將軍洛陽丘和

隋制左右武衛將軍領外軍宿衛風俗通丘姓左丘明之後又云太公封

於營丘支孫以地為氏又魏書官氏志後魏獻帝次弟丘敦氏後改為丘氏按拓拔南都洛陽凡北人從之南遷者三字姓複姓皆改從單字姓為河南洛陽人丘和既洛陽人蓋即丘敦氏之後為蒲州刺史

鎮蒲津諒選精銳數百騎戴羃羃

羃莫狄翻羃音離新唐志曰婦人施羃羃

以蔽身永徽中始用帷冒施帟及頸武后時帷冒益盛中宗後無復羃羃矣按帷冒起於隋騎奇寄翻下同

詐稱諒宮人還長安門司弗覺徑入蒲州

門司蒲州之掌城門者

城中豪傑亦有應之者丘和覺其變踰城逃歸長安蒲

州長史勅海高義明司馬北平榮毗

勅海郡開皇六年置棣州大業二年

改滄州北平郡舊置平州榮姓周榮公之後

皆為反者所執裴文安等未至

蒲津百餘里諒忽改圖令紇單貴斷河橋守蒲州

此蒲津之

橋也諒欲斷河謂可坐有舊齊之地耳斷丁管翻

而召文安還文安至謂諒曰

兵機詭速本欲出其不意王既不行文安又返使彼計

成大事去矣諒不對以王聃為蒲州刺史裴文安為晉

州刺史薛粹為絳州刺史梁菩薩為潞州刺史韋道正

為韓州刺史張伯英為澤州刺史

隋志臨汾郡晉州絳郡後魏置東雍州後

周改絳州上黨郡後周置潞州上黨郡襄垣縣後周置韓州大業初州廢長平郡舊曰建州開皇初改澤州苦

薄乎翻薩桑葛翻聃他甘翻

代州總管天水李景發兵拒諒諒遣其

將劉曷襲景

將即亮翻
曷古老翻

景擊斬之諒復遣喬鍾葵帥勁

勇三萬攻之

復扶又翻帥
讀曰率下同

景戰士不過數千加以城池

不固為鍾葵所攻崩毀相繼景且戰且築士卒皆殊死

鬪鍾葵屢敗司馬馮孝慈司法呂玉

司法即法
曹行參軍

並驍勇

善戰

驍堅
堯翻

儀同三司侯莫陳乂多謀畫工拒守之術景

知三人可用推誠任之已無所闕預唯在閣持重時撫

循而已楊素將輕騎五千襲王聃紇單貴於蒲州夜至

河際收商賈船得數百艘

賈音古艘
蘇遣翻

船內多置草踐之

無聲遂銜枚而濟遲明擊之

遲直二翻

紇單貴敗走聘懼以

城降

降戶江翻

有詔徵素還初素將行計日破賊皆如所量

量音良

於是素為并州道行軍總管河北道安撫大使

帥衆數萬以討諒

使疏吏翻

諒之初起兵也妃兄豆盧毓為

府主簿苦諫不從私謂其弟懿曰吾匹馬歸朝自得免

禍此乃身計非為國也不若且偽從之徐伺其便

朝直遼翻

為于毓勳之子也

豆盧勳見一百七十四卷陳宣帝太建十二年勳則歷翻

毓兄顯

州刺史賢

隋志淮安郡後魏置東荊州西魏改淮州開皇五年又改顯州

言於帝曰臣

弟毓素懷志節必不從亂但逼兇威不能自遂臣請從軍與毓為表裏諒不足圖也帝許之賢密遣家人齎勅

書至毓所與之計議諒出城將往介州

隋志西河郡後魏置汾州後齊

置南朔州後周改曰介州令毓與總管屬朱濤留守

屬在掾下毓謂

濤曰漢王構逆敗不旋踵吾屬豈可坐受夷滅孤負國

家邪

邪音耶

當與卿出兵拒之濤驚曰王以大事相付何

得有是語因拂衣而去毓追斬之出皇甫誕於獄與之

協計及開府儀同三司宿勤武等

宿勤虜複姓後魏末有宿勤明達叛亂

閉城拒諒部分未定

分扶問翻

有人告諒諒襲擊之

考異曰皇甫

誕傳云楊素將至諒屯清源以拒之按諒屯毓見諒至

給其衆曰此賊軍也

給徒亥翻

諒攻城南門稽胡守南城

稽胡

步落稽也散居介石二州

不識諒射之

射而亦翻

矢下如雨諒移攻西門

守兵識諒即開門納之毓誕皆死綦良攻慈州刺史上

官政不克

隋志魏郡滏陽縣後周置開皇十年置慈州大業初州廢

引兵攻行相州

事薛胄又不克

魏郡置相州治安陽相息亮翻下同

遂自滏口攻黎州

隋志

汲郡黎陽縣舊置黎州

塞白馬津

白馬津在東郡白馬縣北對黎陽岸塞之使不得渡塞悉則翻

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內

行戶剛翻

帝以右衛將軍史祥為行

軍總管軍於河陰

河陰縣東魏置屬洛陽郡北對河陽岸

祥謂軍吏曰余

公理輕而無謀

輕墟政翻

恃衆而驕不足破也公理屯河陽

祥具舟南岸公理聚兵當之祥簡精銳於下流潛濟公

理聞之引兵拒之戰於須水

按九域志鄭州滎陽縣有須水鎮然其地在河南史

祥既濟河擊余公理當遇戰於河陽界水經注渙水出原城西北原山勲掌谷東南流過河陽無碑城又南入于河疑須水當作渙水渙古閭翻杜佑通典作渙水音同則須字誤明矣公理未成列祥擊

之公理大敗祥東趣黎陽綦良軍不戰而潰祥寧之子

也史寧從宇文氏於兵間屢有戰功帝將發幽州兵疑幽州總管竇抗

有貳心問可使取抗者於素素薦前江州刺史勃海李

子雄隋志九江郡舊置江州授上大將軍拜廣州刺史拜廣州而使往幽

州未得之廣州又以左領軍將軍長孫晟為相州刺史隋志左右領軍

府各掌十二軍籍帳差科辭訟之事發山東兵與李子雄共經略之晟辭

以男行布在諒所部帝曰公體國之深終不以兒害義

朕今相委公其勿辭李子雄馳至幽州止傳舍傳直召

募得千餘人抗來詣子雄子雄伏甲擒之抗榮定之子

也竇榮定見一百七十五卷陳長城公至德二年子雄遂發幽州兵步騎三萬

自井陘西擊諒時劉建圍成將京兆張祥於井陘子雄

破建於抱犢山下

隋志恒州石邑縣有抱犢山

建遁去李景被圍月

餘被皮義翻詔朔州刺史代人楊義臣救之

馬邑郡朔州與代州接境楊義

臣本姓尉遲尉遲迴之亂義臣父崇以宗族之故自囚於獄高祖慰釋之後崇與突厥戰死義臣尚幼養於宮中以其父誠義臣帥馬步二萬夜出西陘

新唐志代州鴈門縣有東

陘關西陘關帥讀曰率

喬鍾葵悉衆拒之義臣自以兵少

少詩洛翻悉

取軍中牛驢得數千頭復令兵數百人持一鼓潛驅

之匿於澗谷間晡後義臣復與鍾葵戰

復扶又翻

兵初合命

驅牛驢者疾進一時鳴鼓塵埃漲天鍾葵軍不知以為

伏兵發因而奔潰義臣縱擊大破之晉絳呂三州皆為

諒城守

隋志臨汾郡霍邑縣後魏置東安郡開皇十六年置汾州十八年改呂州為于偽翻

楊素

各以二千人縻之而去諒遣其將趙子開擁衆十餘萬

柵絕徑路屯據高壁

高壁嶺名將即亮翻下同

布陳五十里

陳讀曰陣

素

令諸將以兵臨之自引奇兵潛入霍山

霍山在霍邑東北亦曰太岳山

禹貢所謂岳陽指是山之陽也史記謂之霍太山

緣崖谷而進素營於谷口自

坐營外使軍司入營簡留三百人守營

漢晉謂軍司馬為軍司今軍吏

亦謂之軍司

軍士憚北兵之彊不欲出戰多願守營因爾致

遲素責所由軍司具對素即召所留三百人出營悉斬

之更令簡留人皆無願留者素乃引軍馳進出北軍之

北直指其營鳴鼓縱火北軍不知所為自相蹂踐殺傷

數萬

蹂人九翻

諒所署介州刺史梁脩羅屯介休

隋介州治隰城縣而

介休縣屬焉

聞素至棄城走諒聞趙子開敗大懼自將衆且

十萬拒素於蒿澤會大雨諒欲引軍還王頴諫曰楊素

懸軍深入士馬疲弊王以銳卒自將擊之其勢必克今

望敵而退示人以怯沮戰士之心益西軍之氣

楊素軍自長安

來故謂之西軍願王勿還諒不從退守清源

開皇十六年分晉陽置清源縣在晉

陽西南宋白曰地理志榆次縣梗陽鄉魏戌邑今梗陽故城在清源縣南一百二十步此縣自漢至晉皆為榆

次縣地隋置清源縣因縣西清源水為名

王頔謂其子曰氣候殊不佳兵必

敗汝可隨我楊素進擊諒大破之擒蕭摩訶諒退保晉

陽素進兵圍之諒窮蹙請降

降戶江翻

餘黨悉平帝遣楊約

齎手詔勞素

勞力到翻

王頔將奔突厥至山中徑路斷絕知

必不免謂其子曰吾之計數不減楊素但坐言不見從

遂至於此不能坐受擒獲以成豎子名吾死之後汝慎

勿過親故於是自殺瘞之石窟中其子數日不得食遂

過其故人

過古禾翻瘞於計翻

竟為所擒并獲頰尸梟於晉陽

梟其

首也梟工堯翻

羣臣奏漢王諒當死帝不許除名為民絕其屬

籍竟以幽死諒所部吏民坐諒死徙者二十餘萬家初

高祖與獨孤后甚相愛重誓無異生之子嘗謂羣臣曰

前世天子溺於嬖幸

溺奴狄翻嬖卑義翻又博計翻下同

嫡庶分爭遂有

廢立或至亡國朕旁無姬侍五子同母可謂真兄弟也
豈有此憂邪邪音耶帝又懲周室諸王微弱故使諸子分
據大鎮專制方面權侔帝室及其晚節父子兄弟迭相
猜忌五子皆不以壽終

臣光曰昔辛伯諗周桓公曰內寵並后外寵貳政嬖
予配嫡大都偶國亂之本也左傳辛伯有是言而狐突引之諗式甚翻告也

深諫也

人主誠能慎此四者亂何自生哉隋高祖徒知

嫡庶之多爭孤弱之易搖

易以鼓翻

曾不知勢鈞位逼雖

同產至親不能無相傾奪考諸辛伯之言得其一而失其三乎

冬十月己卯葬文皇帝於太陵廟號高祖與文獻皇后同墳異穴 詔除婦人及奴婢部曲之課男子二十二

成丁

隋因周齊之制婦人及奴婢部曲課役各隨給田為差軍人以二十一成丁至是以戶口益多府庫

盈溢故有是詔是後兵役繁興盜賊羣起而是詔為具文矣

章仇太翼言於帝曰

陛下酉命雍州為破木之衝

木旺在卯雍州在西酉位也故為破木之衝雍於用

翻不可久居又讖云脩治洛陽還晉家

治直之翻

帝深以為

然十一月乙未幸洛陽留晉王昭守長安楊素以功拜

其子萬石仁行姪玄挺為儀同三司賚物五萬段綺羅

千匹諒妓妾二十人

妓渠綺翻

丙申發丁男數十萬掘塹

自龍門東接長平汲郡

龍門縣屬蒲州長平郡澤州汲郡衛州塹七

抵臨

清關

唐志衛州新鄉縣東北有臨清關

度河至浚儀襄城

浚儀汴州襄城汝州

達

於上洛

上洛商州

以置關防

壬子陳叔寶卒贈大將軍長

城縣公

長城縣屬吳郡今長興縣是也卒子恤翻

諡曰煬

諡法好內急政曰煬帝諡陳叔寶曰

煬豈知已不令終亦諡曰煬乎

蜀王秀之得罪也

見上卷

右衛大將

軍元胄坐與交通除名久不得調

調徒
鈞翻

時慈州刺史上

官政坐事徙嶺南將軍丘和以蒲州失守除名

守式
又翻

胄

與和有舊酒酣謂和曰上官政壯士也今徙嶺表得無

大事乎因自拊腹曰若是公者不徒然矣和奏之胄竟

坐死

元胄乘危而擠元旻於死豈知丘和在其後乎

於是徵政為驍衛將軍

唐六

典曰漢武帝以李廣為驍騎將軍後省光武改屯騎為驍騎晉文王立晉臺以為宿衛之官歷宋齊梁陳後魏

北齊並有驍騎將軍之職後周有左右驍騎率上士二人至隋煬帝改左右備身為左右驍衛尋以其所領名

豹騎而又別置備身驍堅堯翻

以和為代州刺史

煬皇帝上之上

諱廣一名英小字阿度高祖第二子也謚法好內遠禮曰煬去禮遠

衆曰煬逆天

虐民曰煬

大業元年春正月壬辰朔赦天下改元立妃蕭氏為

皇后廢諸州總管府

後周置諸州總管隋因之又有增置今廢之

丙辰

立晉王昭為皇太子高祖之末羣臣有言林邑多奇

寶者時天下無事劉方新平交州

劉方平交州見上卷仁壽三年

乃授

方驩州道行軍總管

隋志曰南郡梁置德州開皇十八年改曰驩州

經畧林邑

方遣欽州刺史甯長真等以步騎萬餘出越裳

隋志寧越郡置

欽州越裳縣屬日南郡

方親帥大將軍張遜等以舟師出比景

比景

漢縣屬日南郡隋置比景郡帥讀曰率遜蘇困翻

是月軍至海口

林邑出海之口

二

月戊辰勅有司大陳金寶器物錦綵車馬引楊素及諸

將討漢王諒有功者立於前

將即亮翻

使奇章公牛弘宣詔

稱揚功伐

隋志巴州其章縣梁置又符陽縣舊置其章郡其一作奇牛弘傳封奇章郡公積功曰伐

左傳大夫稱伐漢紀非有功伐

賜賚各有差

賚來代翻

素等再拜舞蹈而出

已卯以素為尚書令

唐六典秦變周法天下之事皆決丞相府置尚書於禁中有令丞掌

通章奏而已漢初因之武宣之後稍以委任及光武親總吏職天下事皆上尚書與人主參決乃下三府尚書

令為端揆之官魏
晉已來其任尤重

詔天下公除惟帝服淺色黃衫鐵

裝帶

三月丁未詔楊素與納言楊達將作大匠宇文

愷營建東京

後周并齊以洛陽為東京

每月役丁二百萬人徙洛州

郭內居民及諸州富商大賈數萬戶以實之廢二嶠道

開夢冊道

左傳晉禦秦師於穀穀有二陵焉南陵夏后

皋之墓也北陵文王所以避風雨也酈道元

曰言山徑委深峯阜交陰故可以避風雨水經有盤散

石嶠千嶠之山盤嶠之山嶠水所出也石嶠之山石嶠

水所出也所謂嶠有二陵則石嶠之山也千嶠之山千

嶠之水出焉其水北流漣洛二道漢建安中曹公西討

惡南路之嶮更開北道自後行旅率多從之山側附路

有石銘云晉太康三年弘農太守梁柳修復故道太嶠

以東東西靖以西明非一靖也魏書地形志恒農郡有靖縣太和十一年置縣有三靖山志又有西恒農郡治恒農縣有桃林隋志河南郡桃林縣開皇十六年置有上陽宮陝縣後魏置陝州恒農郡後周又置靖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州廢置恒農宮又熊耳縣後周置有後魏靖縣大業初廢有二靖及峽石山新唐志陝州峽石縣本靖移治峽石塢有繡嶺宮靈寶縣本桃林古函谷關在縣西有桃源宮洛州永寧縣本熊耳西五里有崎岫宮南三十里有蘭峯宮此皆東西二京往來緣道離宮雜出於隋唐所置不載所謂菱冊道不知此道起於何所入於何所山海經曰夸父之山在湖縣西九里其山多棧枿其北曰桃林或者棧枿字後訛為菱冊遂為菱冊道歟無徵不信又當博考杜佑曰隋大業七年移潼關道於南北鎮城間塢獸檻谷置去舊關四里餘賈音古塢音閼菱子紅翻

戊申詔曰聽採輿頌謀及庶民故能審

刑政之得失今將巡歷淮海觀省風俗

省悉景翻

勅宇文

愷與內史舍人封德彝等營顯仁宮南接阜澗北跨洛

濱

隋志河南郡壽安縣有顯仁宮水經注洛水徑宜陽縣故城南又東與黑澗水合水出陸渾西山歷黑澗

西北入洛阜才早翻

發大江之南五嶺以北奇材異石輸之洛陽

又求海內嘉木異草珍禽奇獸以實園苑辛亥命尚書

右丞皇甫議發河南淮北諸郡民前後百餘萬開通濟

渠

杜佑曰陳留郡城西有通濟渠煬帝開以通江淮漕運兼引汴水即荇蕩渠也考異曰雜記作皇甫公

儀又云發兵夫五十餘萬今從略記

自西苑引穀洛水達于河

是歲營建東京東去

故都十八里南直伊闕之口北倚邙山之塞東出澠水之東西出澗水之西其城西面連苑距上陽宮七里苑牆周廻一百二十六里北拒北邙西至孝水南帶洛水支渠穀洛二水會于其間故自苑引之為渠以達于河

復自板渚引河歷滎澤入汴

板渚在虎牢之東水經河水東合汜水又東過板城

北有津謂之板城渚口又東過滎陽縣蕩蕩渠出焉是渠南出為汴水漢之滎陽石門即其地也隋志滎陽郡滎澤縣開皇四年置曰又自大梁之東引汴水入泗達

廣武仁壽元年改焉

又自大梁之東引汴水入泗達

于淮

大梁即浚儀也引河入汴汴入泗蓋皆故道

又發淮南民十餘萬開邳

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

春秋吳城邳溝通江淮此亦因故道也邳溝貫今揚州城中山

陽今淮安州揚子今真州邳音寒

渠廣四十步

廣古曠翻

渠旁皆築御道樹

以柳自長安至江都

江都郡
楊州

置離宮四十餘所庚申遣

黃門侍郎王弘等往江南造龍舟及雜船數萬艘

艘蘇
遭翻

東京官吏督役嚴急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車載死

丁東至城皐

隋志鄭州榮陽
縣舊置城皐郡

北至河陽相望於道又作

天經宮於東京四時祭高祖

經曰夫孝天之
經也故以名宮

林邑王

梵志

梵扶
泛翻

遣兵守險劉方擊走之師度闍黎江

闍視
遮翻

林

邑兵乘巨象四面而至方戰不利乃多掘小坑草覆其

上覆數
又翻

以兵挑之

挑徒
了翻

既戰偽北林邑逐之象多陷地

顛躓

致音

轉

相驚駭軍遂亂方以弩射象象却走蹂其

陳

射而亦翻蹂人九翻陳讀曰陣

因以銳師繼之林邑大敗俘馘萬計

方引兵追之屢戰皆捷過馬援銅柱南

新唐書林邑奔浪陀州其南大

浦有五銅柱山形若倚蓋西重巖東涯海漢馬援所植

也杜佑曰林邑南水步二千餘里有西屠夷馬援所樹

兩銅柱表界處也銅柱山周十里形如倚蓋西跨重巖

東臨大海宋白曰馬援討交趾自日南南行四百餘里

至林邑又南行二千餘里有西屠夷國援至其國鑄二

銅柱於象林南界於西屠夷分境計交州至銅柱五千

里宋杜之說銅柱在林邑南

今此所記則林邑在銅柱南

八日至其國都夏四月梵

志棄城走入海方入城獲其廟主十八皆鑄金為之刻

石紀功而還士卒腫足死者什四五方亦得疾卒於道

卒予恤翻初尚書右丞李綱數以異議忤楊素及蘇威數色角翻

忤忤五故翻素薦綱於高祖以為方行軍司馬方承素意屈辱

之幾死幾居希翻軍還久不得調調徒釣翻威復遣綱詣南海應

接林邑久而不召綱自歸奏事威劾奏綱擅離所職下

吏按問劾戶槩翻又戶得翻離力智離力智翻下遐嫁離力智翻會赦免官屏居於鄴鄴縣屬京

兆郡為李綱為何潘仁所逼致張本屏必郢翻鄴音戶五月築西苑周二百里

與六典所紀小異其內為海周十餘里為蓬萊方丈瀛洲諸山

象海中三神山高出水百餘尺臺觀殿閣羅絡山上向背如神

觀古玩翻
背蒲妹翻

北有龍鱗渠縈紆注海內緣渠作十六院門

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

內命婦之
品貶百官

堂殿樓觀窮

極華麗宮樹秋冬彫落則剪綵為華葉綴於枝條色渝

則易以新者常如陽春沼內亦剪綵為荷芰菱芡乘輿

遊幸則去冰而布之

芰奇寄翻芡巨險翻
乘繩證翻去羗呂翻

十六院競以

競羞精麗相高求市恩寵上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

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

用曹植清夜遊西園
之詩以名曲好呼到

翻騎奇
計翻

帝待諸王恩薄多所猜忌滕王綸衛王集內

自憂懼呼術者問吉凶及章醮求福或告其怨望呪詛

呪職救翻
詛莊助翻

有司奏請誅之秋七月丙午詔除名為民徙

邊郡綸瓚之子集爽之子也

瓚高祖之母弟爽
異母弟瓚藏早翻

八月

壬寅上行幸江都

考異曰雜記作九月
今從隋帝紀及略記

發顯仁宮王

弘遣龍舟奉迎乙巳上御小朱航自漕渠出洛口

洛水入河

之御龍舟

考異曰略記云甲子進龍舟
按長歷是月戊子朔無甲子

龍舟四重高

四十五尺

重直龍翻高工號翻
考異曰略記云
高五丈雜記言其制度尤詳今從之

長二

百丈

長尺亮翻

上重有正殿內殿東西朝堂中二重有百二

十房皆飾以金玉下重內侍處之

朝直遙翻處直呂翻

皇后乘翔

螭舟制度差小而裝飾無異別有浮景九艘三重皆水

殿也

螭丑知翻艘蘇遭翻下同

又有漾彩朱鳥蒼螭白虎玄武飛羽

青鳧陵波五樓道場玄壇板艚黃篋等數千艘

艚託盍翻大船

曰艚篋

後宮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乘之

尼女夷翻

及載內外百司供奉之物共用挽船士八萬餘人其挽

漾彩以上者九千餘人謂之殿脚皆以錦綵為袍又有

平乘青龍艨艟艚舠八擢艇舸等數千艘

艨莫公翻艚尺庸翻舠昨

遭翻艨字書闕擢讀曰棹艇徒頂翻舸賈我翻

並十二衛兵乘之并載兵器帳

幕兵士自引不給夫舳舻相接二百餘里照耀川陸騎

兵翊兩岍而行

舳舻音逐盧騎奇寄翻下同

旌旗蔽野所過州縣五

百里內皆令獻食多者一州至百輦

輦音余

極水陸珍奇

後宮厭飫將發之際多棄埋之

飫於據翻

契丹寇營州

遼西

郡志營州契欺訖翻又音喫

詔通事謁者韋雲起

隋志帝即位增置謁者臺改內史省

通事舍人為謁者臺職通事謁者負二十人從六品

護突厥兵討之啟民可汗發

騎二萬受其處分

厥九勿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處昌呂翻分扶問翻

雲起分為

二十營四道俱引營相去一里不得交雜聞鼓聲而行

聞角聲而止自非公使勿得走馬

公使謂公事使之

三令五申

擊鼓而發有紇干犯約斬之

紇干突厥小官紇干沒翻

持首以徇於

是突厥將帥入謁皆膝行股栗莫敢仰視

將即亮翻帥所類翻

契

丹本事實厥情無猜忌雲起既入其境使突厥詐云向

柳城

北古柳城也隋志遼西郡營州並治柳城縣乃龍城縣龍城本和龍城自後魏以來營州治焉開皇

元年改為龍山縣十八年改為柳城

與高麗交易敢漏泄事實者斬契丹

不為備去其營五十里馳進襲之盡獲其男女四萬口

殺其男子以女子及畜產之半賜突厥餘皆收之以歸

帝大喜集百官曰雲起用突厥平契丹才兼文武朕今

自舉之擢為治書侍御史

治直之翻

初西突厥阿波可汗

為葉護可汗所虜

見一百七十六卷陳長城公禎明元年

國人立鞅素特

勒之子是為泥利可汗泥利卒子達漫立號處羅可汗

其母向氏

向式亮翻

本中國人更嫁泥利之弟婆實特勒

更工

衡翻開皇末婆實與向氏入朝

朝直遙翻

遇達頭之亂遂留長

安舍於鴻臚寺

鴻臚寺主蕃客臚音閭

處羅多居烏孫故地撫御

失道國人多叛復為鐵勒所困

復扶又翻

鐵勒者匈奴之遺

種

種章勇翻

族類最多有僕骨同羅契苾薛延陀等部其酋

長皆號俟斤

酋才由翻長知兩翻俟渠之翻

族姓雖殊通謂之鐵勒大

抵與突厥同俗以寇抄為生無大君長分屬東西兩突

厥是歲處羅引兵擊鐵勒諸部厚稅其物又猜忌薛延

陀恐其為變集其酋長數百人盡殺之於是鐵勒皆叛

立俟利發俟斤契苾歌楞為莫何可汗

契毗必翻楞盧登翻

又立

薛延陀俟斤字也唾為小可汗

唾昌栗翻
又徒結翻

與處羅戰屢

破之莫何勇毅絕倫甚得衆心為隣國所憚伊吾高昌
焉耆皆附之

二年春正月辛酉東京成進將作大匠宇文愷位開府

儀同三司

丁卯遣十使併省州縣

使疏
吏翻

二月丙戌

詔吏部尚書牛弘等議定輿服儀衛制度

考異曰帝
紀云尚書令

牛弘禮部侍郎許善心按弘未嘗為尚書
令善心於帝即位之初已左遷蓋紀悞也

以開府儀同

三司何稠為太府少卿使之營造送江都稠智思精巧

思相博覽圖籍參會古今多所損益衮冕畫日月星辰
吏翻

皮弁用漆紗為之

書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周升日月於旌旗而闕三辰今復古制五經

通義弁高五寸前後玉飾詩云會弁如星董巴曰以鹿皮為之何稠用漆紗施象牙簪導弁加簪導自稠始也

又作黃麾三萬六千人仗

黃麾仗汜唐遵而用之大朝會大駕

及輅輦車

輿皇后鹵簿百官儀服務為華盛以稱上意

稱尺證翻

課州

縣送羽毛民求捕之網羅被水陸

被皮義翻

禽獸有堪髦毼

之用者殆無遺類

髦昌兩翻毼乃吏翻羽毛飾也

烏程有高樹

烏程屬湖州郡

國志曰古烏氏程氏居此能醞酒故以名縣

踰百尺旁無附枝上有鶴巢民

欲取之不可上

上時掌翻

乃伐其根鶴恐殺其子自拔髦毛

投於地時人或稱以為瑞曰天子造羽儀鳥獸自獻羽

毛所役工十萬餘人用金銀錢帛鉅億計帝每出遊幸

羽儀填街溢路亘二十餘里三月庚午上發江都夏四

月庚戌自伊闕陳法駕備千乘萬騎入東京

隋志伊闕縣舊曰新

城開皇十八年更名屬河南郡北至東京二百餘里乘繩證翻騎奇寄翻

辛亥御端門

唐六典東

京皇城南面三門中曰端門

大赦免天下今年租賦制五品已上文

官乘車在朝弁服佩玉

隋志五品已上服紫自公已下佩水蒼玉朝直達翻

武官

馬加珂戴幘服袴褶

珂螺屬生海中潔白如雪通俗文曰馬勒飾曰珂溫公類篇曰鵬入

海為珂爾雅翼曰珂黃黑色其骨白可以飾馬此等飾非特取其容兼取其聲故說文貞蘇切貝聲也董巴曰幘起於秦人施於武將初為絳

文物之盛近世莫及也

祔以表貴賤珂丘何翻褶音習

六月壬子以楊素為司徒進封豫章王暕為齊王

暕古

限翻秋七月庚申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級必有德行功

能灼然顯著者進擢之

行下孟翻

帝頗惜名位羣臣當進職

者多令兼假而已雖有闕負留而不補時牛弘為吏部尚書不得專行其職別勅納言蘇威左翊衛大將軍宇

文述

帝改左右衛為左右翊衛

左驍衛大將軍張瑾

驍堅堯翻

內史侍郎

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蘊黃門侍郎裴矩參掌選事時人

謂之選曹七貴

選宣總翻

雖七人同在坐

坐徂卧翻

然與奪之筆

虞世基獨專之受納賄賂多者超越等倫無者注色而

已

注其入仕所歷之色也宋末參選者具脚色狀今謂之根脚

蘊邃之從曾孫也

裴邃

為梁將著功名從才用翻

元德太子昭自長安來朝

帝令昭留守長安朝直遙

翻數月將還欲乞少留

少詩治翻

帝不許拜請無數體素肥

因致勞疾甲戌薨

考異曰雜記云初太子之遘疾也時與楊素同在侍宴帝既深忌於素

並起二危同至傳酒者不悟是藥酒錯進太子既飲二日而毒發下血二斗餘宮人聞素平常始知毒酒誤飲太子祕不敢言太子知之歎曰豈意代楊素死乎數日而薨後素亦竟以毒斃按它書皆無此說蓋時人見太子與素相繼死帝哭之數聲而止尋奏聲伎無異平日妄有此論耳

伎渠
綺翻

楚景武公楊素雖有大功特為帝所猜忌外示

殊禮內情甚薄太史言隋分野有大喪乃徙素為楚公

意言楚與隋同分欲以厭之

分扶問翻
厭於葉翻

素寢疾帝每令

名醫診候賜以上藥然密問醫者恒恐不死

診章恐反
恒戶登翻

素亦自知名位已極不肯餌藥亦不將慎謂其弟約曰

我豈須更活邪乙亥素薨贈太尉公弘農等十郡太守

葬送甚盛

邪音耶守式又翻

八月辛卯封皇孫倓為燕王侗

為越王

倓徒甘翻燕因肩翻侗他紅翻

侑為代王皆昭之子也九月

乙丑立秦孝王子浩為秦王

帝弟秦王俊謚秦孝王

帝以高祖

末年法令峻刻冬十月詔改修律令置洛口倉於鞏

東南原上

鞏縣屬河南郡洛水至鞏縣入河謂之洛口

築倉城周回二十餘

里穿三千窖

窖工孝翻

窖容八千石以還置監官并鎮兵千

人監古銜翻十二月置回洛倉於洛陽北七里倉城周回十

里穿三百窖

初齊溫公之世

齊主緯周封為溫公

有魚龍山車

等戲謂之散樂

散悉
宣翻

周宣帝時鄭譯奏徵之

見一百七
十四卷陳

高宗太建十一年散悉宣翻

高祖受禪命牛弘定樂非正聲清商及

九部四舞之色悉放遣之

正聲謂鄭譯等所定之樂也
開皇九年平陳置清商署管

宋齊舊樂即清樂也杜佑曰清樂者其始即清商三調是也並漢氏以來舊典樂器形制并歌章古調與魏三祖所作者皆備於史籍屬晉朝遷播夷羯竊據其音分散符堅平張氏於涼州得之宋武平關中因而入南及隋平陳後文帝聽而善其節奏曰此華夏正聲也因置清商署總謂之清樂帝定清樂西涼龜茲天竺康國疎勒安國高麗禮畢為九部又開皇定令牛弘請存鞞鐸巾拂四舞與諸伎並陳因謂之四舞

帝以啟

民可汗將入朝欲以富樂誇之太常少卿裴蘊希旨奏

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為樂戶

可從刊入聲汗音寒朝直遙翻

富樂音洛少始照翻

其六品以下至庶人有善音樂者皆直太常

帝從之於是四方散樂大集東京閱之於芳華苑積翠

池側

芳華苑蓋即西苑

有舍利獸先來跳躍激水滿衢鼃鼃龜

鼈水人蟲魚偏覆于地

覆敷又翻

又有鯨魚噴霧翳日倏忽

化成黃龍長七八丈

長直亮翻

又二人戴竿上有舞者歛然

騰過左右易處

歛許勿翻

又有神鼈負山幻人吐火千變萬

化伎人皆衣錦繡繒綵

伎渠綺翻衣於既翻

舞者鳴環佩綴花眊

眊乃吏翻

課京兆河南製其衣兩京錦綵為之空竭

偽于翻

帝

多製豔篇令樂正白明達造新聲播之音極哀怨

隋制太樂

署清商署各有樂師員帝改樂師為樂正置員十人

帝甚悅謂明達曰齊氏偏隅

樂工曹妙達猶封王

隋志齊後主賞胡戎樂耽愛無已於是繁手淫聲爭新哀怨故曹妙

達安馬駒之徒至有封王開府煬帝溺於淫聲以亡國自況淫昏甚矣

我今天下大同方

且貴汝宜自脩謹

三年春正月朔旦大陳文物時突厥啟民可汗入朝見

而慕之請襲冠帶帝不許明日又率其屬上表固請

九厥

勿翻可從刊入聲汗音
寒帥讀曰率上時掌翻

帝大悅謂牛弘等曰今衣冠大

備致單于解辯卿等功也

單音蟬

各賜帛甚厚

三月辛

亥帝還長安

癸丑帝使羽騎尉朱寬入海

開皇六年置武騎屯

騎驍騎游騎飛騎旅騎雲騎羽
騎八尉羽騎從九品騎奇寄翻

求訪異俗至流求國而

還

隋書流求國居海島之中當建安郡東水行五日而
至是後陳稜自義安擊流求至高華嶼又東行二日

至龜鼉嶼又一日便至
流求還從宣翻音如字

初雲定興閭毗坐媚事太子

勇與妻子皆沒官為奴婢

事見上卷開
皇二十年

上即位多所營

造聞其有巧思

思相吏翻

召之使典其事以毗為朝請郎

開皇

置八郎朝請第三朝直遙翻

時宇文述用事定興以明珠絡帳賂述

并以奇服新聲求媚於述述大喜兄事之上將有事四

夷大作兵器述薦定興可使監造上從之

監古衡翻

述謂定

興曰兄所作器仗並合上心而不得官者為長寧兄弟

猶未死耳定興曰此無用物何不勸上殺之述因奏房

陵諸子

廢太子勇追封房陵王

年並成立今欲興兵誅討若使之

從駕則守掌為難若留於一處又恐不可進退無用請

早處分

處昌呂翻
分扶問翻

帝然之乃鴆殺長寧王儼分徙其七

弟於嶺表仍遣間使於路盡殺之

間古覓翻
使疏吏翻

襄城王恪

之妃柳氏自殺以從恪

夏四月庚辰下詔欲安輯河

北巡省趙魏

省悉
井翻

牛弘等造新律成凡十八篇謂之

大業律甲申始頒行之民久厭嚴刻喜於寬政其後征

役繁興民不堪命有司臨時迫脅以求濟事不復用律

令矣

復扶又翻
又音如字

旅騎尉劉炫預修律令弘嘗從容問炫

曰

騎奇寄翻炫榮
絹翻從干容翻

周禮士多而府史少

少詩
治翻

今令史百

倍於前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

考其殿最

殿丁旬翻

案不重校

重直龍翻

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

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恒慮覆治

治直之翻

若鍛鍊不密則萬

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云老吏抱案死事繁政弊職此

之由也弘曰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處

何故

處昌呂翻

炫曰往者州唯置網紀

此網紀謂長史司馬

郡置守丞

縣置令而已其餘具僚則長官自辟

長知兩翻

受詔赴任每

州不過數十令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迹

皆屬考功

考功侍郎掌内外文武官吏之功課皆具錄當年功過行能而考校之

省官不

如省事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弘善其言而不

能用 壬辰改州為郡改度量權衡並依古式改上柱

國以下官為大夫

舊上柱國下至都督凡十一等今改為光祿左右光祿金紫銀青光祿正

議通議朝請朝散九大夫

置殿內省

殿內省掌諸供奉

與尚書門下內史祕

書為五省增謁者司隸臺

謁者臺掌受詔勞問出使慰撫持節察按及受冤枉而申

奏之司隸臺掌諸巡察

與御史為三臺分太府寺置少府監

太府寺止

掌左右藏黃藏其尚方司織司染織甲弓弩掌冶皆屬少府監少始照翻

與長秋國子將作

都水為五監

改內侍省為長秋監

又增改左右翊衛等為十六府

改左右衛為左右翊衛左右備身為左右驍衛左右武衛依舊名改領軍為左右屯衛加置左右禦衛改左右

武候為左右候衛是為十二衛改領左右府為左右備身府左右監門依舊名凡十六府廢伯子男

爵唯留王公侯三等 丙寅車駕北巡己亥頓赤岸澤

五月丁巳突厥啟民可汗遣其子拓特勒來朝

厥九勿翻可從

刊入聲汗音寒朝直遙翻

戊午發河北十餘郡丁男鑿太行山達于

并州以通馳道

行戶剛翻

丙寅啟民遣其兄子毗黎伽特勒

來朝

伽求加翻

辛未啟民遣使請自入塞奉迎輿駕

使疏吏翻

上

不許 初高祖受禪唯立四親廟同殿異室而已

四親廟一

曰皇高祖太原府君廟二曰皇曾祖康王廟三曰皇祖獻王廟四曰皇考太祖武元皇帝廟

帝即位

命有司議七廟之制禮部侍郎攝太常少卿許善心等

時定制尚書省六部各侍郎一人以貳尚書之職諸曹侍郎並改為郎

奏請為太祖高祖

各立一殿

為于偽翻

準周文武二祧與始祖而三

祧土彫翻

餘並

分室而祭從迭毀之法至是有司請如前議於東京建

宗廟帝謂祕書監柳詈曰

詈與辯同

今始祖及二祧已具後

世子孫處朕何所

處昌呂翻

六月丁亥詔為高祖建別廟仍

修月祭禮既而方事巡幸竟不果立 帝過鴈門

帝改代州

為鴈門郡

太守丘和

守手又翻

獻食甚精至馬邑

帝改朔州為馬邑郡

馬邑太守楊廓獨無所獻帝不悅以和為博陵太守

改定

州為博陵郡丘和自邊郡遷內郡以示賞也

仍使廓至博陵觀和為式由是

所至獻食競為豐侈戊子車駕頓榆林郡

時改勝州為榆林郡

帝

欲出塞耀兵徑突厥中指于涿郡

厥九勿翻時改幽州為涿州

恐啟

民驚懼先遣武衛將軍長孫晟諭旨

長知兩翻晟承正翻

啟民奉

詔因召所部諸國奚霫室韋等酋長數十人咸集

霫居鮮卑

故地保冷陁山南奧支水室韋契丹之類也其南者為契丹其北者為室韋新唐書室韋蓋丁零苗裔也地據黃龍北傍徭越河雷而立

翻商才由

翻長知兩翻

晟見牙帳中草穢欲令啟民

親除之示諸部落以明威重乃指前草曰此根大香啟

民遽嗅之

嗅許救翻

曰殊不香也晟曰天子行幸所在諸侯

躬自灑掃耕除御路以表至敬之心今牙內蕪穢謂是

留香草耳啟民乃悟曰奴之罪也奴之骨肉皆天子所

賜得効筋力豈敢有辭特以邊人不知法耳賴將軍教

之將軍之惠奴之幸也遂拔所佩刀自芟庭草

芟所銜翻

其

貴人及諸部爭效之於是發榆林北境至其牙東達於

薊

涿郡治薊

長三千里

長直亮翻

廣百步

廣古曠翻

舉國就役開為御

道帝聞晟策益嘉之丁酉啟民及義成公主來朝行宮

朝直遙翻

已亥吐谷渾高昌並遣使入貢

吐從瞰入聲谷音浴使疏吏翻

甲

辰上御北樓觀漁於河以宴百僚定襄太守周法尚朝

于行宮

改雲州為定襄郡守式又翻

大府卿元壽言於帝曰漢武出

關旌旗千里

事見二十卷漢武帝元封元年

今御營之外請分為二十

四軍日別遣一軍發相去三十里旗幟相望鉦鼓相聞

首尾相屬

懺昌志翻鉦音
征屬之欲翻

千里不絕此亦出師之盛者

也法尚曰不然兵亘千里動間山川

間古
覓翻

猝有不虞四

分五裂腹心有事首尾未知道路阻長難以相救雖有

故事乃取敗之道也帝不懌曰卿意如何法尚曰結為

方陳

陳讀
曰陣

四面外拒六宮及百官家屬並在其內若有

變起所當之面即令抗拒內引奇兵出外奮擊車為壁

壘重設鉤陳

鉤陳曲陳如鉤象天之鉤
陳星重直龍翻陳如字

此與據城理亦

何異若戰而捷抽騎追奔

騎奇
寄翻

萬一不捷屯營自守臣

謂此萬全之策也帝曰善因拜法尚左武衛將軍啟民

可汗復上表以為先帝可汗憐臣賜臣安義公主種種

無乏

可從刊入聲汗音寒復扶又翻上時掌翻種章勇翻

臣兄弟嫉妬共欲殺臣

臣當是時走無所適仰視唯天俯視唯地奉身委命依

歸先帝先帝憐臣且死養而生之以臣為大可汗還撫

突厥之民

事見一百七十八卷開皇十九年厥九勿翻

至尊今御天下還如

先帝養生臣及突厥之民種種無乏臣荷戴聖恩

荷下可翻

言不能盡臣今非昔日突厥可汗乃是至尊臣民願率

部落變改衣服一如華夏

帥讀曰率夏戶雅翻

帝以為不可秋七

月辛亥賜啟民璽書諭以磧北未靜猶須征戰

璽斯氏翻磧七

亦但存心恭順何必變服帝欲誇示突厥令宇文愷為

大帳其下可坐數千人甲寅帝於城東御大帳備儀衛

宴啟民及其部落作散樂

散音宣翻

諸番駭悅爭獻牛羊駝

馬數千萬頭帝賜啟民帛二十萬段其下各有差又賜

啟民路車乘馬鼓吹幡旗

乘繩準翻吹昌瑞翻

贊拜不名位在諸

侯王上又詔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拒榆林東至紫

河隋志定襄郡大利縣有陰山有紫河通典尚書左僕

紫河發源朔州善陽縣金河上承紫河

射蘇威諫上不聽築之二旬而畢帝之徵散樂也太常

卿高頴諫不聽頴退謂太常丞李懿曰周天元以好樂

而亡殷鑒不遠安可復爾好呼到翻復扶又翻下同頴又以帝遇啟

民過厚謂太府卿何稠曰此虜頗知中國虛實山川險

易易以恐為後患又謂觀王雄曰雄自安德郡王改封觀王觀古玩翻近

來朝廷殊無綱紀禮部尚書宇文弼私謂頴曰天元之

侈以今方之不亦甚乎又言長城之役幸非急務光祿

大夫賀若弼亦私議宴可汗太侈並為人所奏帝以為

誹謗朝政丙子高頴宇文弼賀若弼皆坐誅

弼古弼字若人者翻

朝直遙翻下同

頴諸子徙邊弼妻子沒官為奴婢事連蘇威亦

坐免官頴有文武大略明達世務自蒙寄任竭誠盡節

進引貞良以天下為己任蘇威楊素賀若弼韓擒虎皆

頴所推薦自餘立功立事者不可勝數

勝音升

當朝執政

將二十年朝野推服物無異議海內富庶頴之力也及

死天下莫不傷之先是蕭琮以皇后故甚見親重

先志薦翻

為內史令改封梁公宗族總麻以上皆隨才擢用諸蕭
昆弟布列朝廷琮性澹雅不以職務為意身雖羈旅見
北間豪貴無所降下

澹徒覽翻
下遐嫁翻

與賀若弼善弼既誅又

有童謠曰蕭蕭亦復起帝由是忌之遂廢於家未幾而

卒

幾居豈翻
卒子恤翻

八月壬午車駕發榆林歷雲中泝金河

隋志榆林郡有金河縣杜佑曰單于都護府秦漢雲中
郡地也治金河縣縣有金河上承紫河宋白曰金河縣
即漢盛樂縣地時天下承平百物豐實甲士五十餘萬馬十萬

匹旌旗輜重千里不絕

重直
用翻

令宇文愷等造觀風行殿

上容侍衛者數百人離合為之下施輪軸倏忽推移又

作行城周二千步以板為榦衣之以布

衣於既翻

飾以丹青

樓櫓悉備番人驚以為神每望御營十里之外屈膝稽

顙無敢乘馬

稽音啟

啟民奉廬帳以俟車駕乙酉帝幸其

帳啟民奉觴上壽跪伏恭甚

上時掌翻下同

王侯以下袒割於

帳前

袒而割肉

莫敢仰視帝大悅賦詩曰呼韓頓顙至屠耆

接踵來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

上時掌翻單音蟬

皇后亦幸

義成公主帳帝賜啟民及公主金甕各一并衣服被褥

錦綵特勒以下受賜各有差帝還啟民從入塞己丑遣

歸國癸巳入樓煩關

樓煩郡治靜樂縣縣有關官

壬寅至太原詔營

晉陽宮帝謂御史大夫張衡曰朕欲過公宅可為朕作

主人

過工禾翻為于偽翻

衡乃先馳至河內具牛酒

張衡河內人帝改懷州為

河內郡

帝上太行開直道九十里

開直道抵張衡所居行戶剛翻

九月己

未至濟源

開皇十六年置濟源縣屬河內郡濟子禮翻

幸衡宅帝悅其山泉

留宴三日賜賚甚厚衡復獻食

賚來代翻復扶又翻

帝令頒賜公

卿下至衛士無不霑洽己巳至東都

壬申以齊王暕

為河南尹癸酉以民部尚書楊文思為納言 冬十月

勅河南諸郡送一藝戶陪東都三千餘家置十二坊於

洛水南以處之

藝戶謂其家以技藝多者陪助也處昌呂翻

西域諸番多至

張掖交市

帝改甘州為張掖郡交市為互市也

帝使吏部侍郎裴矩掌之

矩知帝好遠略商胡至者矩誘訪諸國山川風俗王及

庶人儀形服飾撰西域圖記三卷合四十四國入朝奏

之

好呼報翻誘音酉撰士免翻朝直遙翻下同

仍別造地圖窮其要害從西

傾以去

西傾山在隴西臨洮縣西南洮水之所出也

縱橫所亘將二萬里發

自敦煌

帝改瓜州為敦煌郡敦徒門翻

至于西海

此西海在條支西

凡為三道

北道從伊吾中道從高昌南道從鄯善

伊吾唐為伊州高昌唐為西州

鄯善唐為納縛波地鄯時戰翻

總湊敦煌且云以國家威德將士驍雄

將即亮翻驍堅亮翻

汎濛汎而越崑崙易如反掌

蒙汜蒙谷之水也日所入處史

記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汎洋里翻崑崙昆翻易以豉翻

但突厥吐渾分領羌胡之

國為其壅遏故朝貢不通

吐從瞰入聲朝直遙翻

今並因商人密

送誠款引領翹首願為臣妾若服而撫之務存安輯皇

華遣使弗動兵車諸蕃既從渾厥可滅混壹戎夏其在

茲乎

渾厥謂吐谷渾突厥也使疏吏翻厥九勿翻夏戶雅翻

帝大悅賜帛五百段

日引矩至御坐親問西域事矩盛言胡中多諸珍寶吐

谷渾易可并吞

谷音浴易弋鼓翻

帝於是慨然慕秦皇漢武之

功甘心將通西域四夷經略咸以委之以矩為黃門侍

郎復使至張掖引致諸胡啗之以利勸令入朝

復扶又翻啗徒

濫翻又徒覽翻

自是西域胡往來相繼所經郡縣疲於送迎糜

費以萬萬計卒令中國疲弊以至於亡

卒子恤翻

皆矩之唱

導也 鐵勒寇邊帝遣將軍馮孝慈出敦煌擊之不利

鐵勒尋遣使謝罪請降

降戶
剛翻

帝使裴矩慰撫之

資治通鑑卷一百八十